

107 年「臺灣電影口述歷史研究暨影像紀錄計畫」

受訪者：林福地

主訪者：謝家忻

陪同訪談人：陳睿穎

時間：107 年 09 月 12 日

地點：林福地辦公室

拍攝者：黃朝陽（執行廠商澄穎傳播攝影師）

★進入電影界的契機與南洋電影公司★

主訪者：以前你是在，好像是大同國小還是？。

林福地：（嘉義）大同國小。

主訪者：是涂良材，你認識嗎？

林福地：對，涂良材。涂良材他也是我們（嘉義）朴子人啦，我們老早就認識，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朋友，他比我大，他是民國 18 年次的，所以他比我大很多，他比我大，大概差不多 5 歲。

主訪者：結果你是在嘉義認識的？

林福地：對。他是，沒有，小時候就是在（嘉義）朴子嘛。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朋友，然後他當了導演，然後他說他沒有化妝師，那時台灣缺化妝師嘛，那時候台灣最大的化妝師就是國語片的，就是國語的。那時候國語片也拍得很少啦，但就是國語圈，國語片圈他們有化妝師，都是當年從大陸過來的、上海過來的，譬如說雷鳴、葛香亭，還有一個文久。文久是正統的化妝師，雷鳴是演員，是很老資格的演員，跟葛香亭。一直到我自己，那個時候因為化妝，沒有化妝品，化妝品都很缺，我們自己要做化妝品，我們自己就會做，我會做化妝品。

主訪者：為什麼？

林福地：因為當年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我們演舞台劇，也都是自己做化妝品。

主訪者：你是哪一間學校的時候學這個？

林福地：在台南師範，就現在國立台南大學。

主訪者：你是學什麼？

林福地：我念美術的。

主訪者：那時候怎麼會想說要去讀美術？

林福地：我是話劇隊的隊長，話劇一定要化妝啊，包括連我們整個團要出去，比如說勞軍，暑假勞軍團要出去，很多成員嘛，有跳舞的女學生，我

都要幫她們一個、一個化妝啊，都是自己做的化妝品啊。後來電影的時候也有，電影那時候也買不到化妝品，因為很多化妝品都是靠走私拿進來的，從香港那邊拿進來的，沒有正式的化妝品，所以那時候滿可憐的。

主訪者：自己做是用什麼方法做？

林福地：用凡士林，然後白粉，新竹椴粉，白粉，然後把它磨，磨成很纖細，然後再用凡士林把它攪在一起，然後打，那個是打底，因為怕傷害臉嘛，所以那個是打底，讓他臉打底。先一層凡士林，然後這個再攪上皮膚的顏色，臉就整個.....。然後其它的顏色呢，比如說畫眼睛、畫眉毛，當然那時候有眉筆，眉筆有，其它臉彩的部分，就是用顏色去把它調起來然後畫。

主訪者：所以那時候是因為你知道怎麼化妝，所以才會被學長找去？

林福地：對。

主訪者：涂良材，那時候先找你去化妝師，那時候你還在念書嗎？

林福地：那時候已經畢業了，已經離開學校了，已經畢業了，我在水里中學教書。

主訪者：哪裡？

林福地：水里初中，然後請假跑出來。

主訪者：為什麼可以請假跑出來？在學校做老師，怎麼能出來？

林福地：我就是暫時，因為那個時間很短，十幾天嘛，就是兩個禮拜，我請了幾天假，就出來拍了。

主訪者：之後怎麼會繼續一直拍下去？

林福地：後來我乾脆就不去（學校）了，然後乾脆就出來拍了，也當過攝影助理、燈光，然後布景設計。

主訪者：那時候是在哪裡做這個的？

林福地：那個時候叫南洋電影公司（南洋影業社），在嘉義的片廠，我們在嘉義，租了一個，公司租了一個農會的倉庫，把它搭成，那個農會的倉庫很大，搭成片廠，然後有布景、燈光、攝影器材。

主訪者：那個時候是已經有台語片，就是每個人都會看台語片的時候？

林福地：對，剛開始。

主訪者：剛開始？

林福地：對！

主訪者：你們那時候，像南洋影業是多久可以拍一支？

林福地：不一定，那是看，通常那個時候台語片，大概一部戲，平常大概 10 天

到 15 天就要拍完，因為成本就壓縮在那裡。因為那個時候，我當導演的時候，那個時候的成本是一部戲大概在 18 萬到 20 萬，這是一部戲的成本，包括所有的，包括膠片，底片很貴。

主訪者：為什麼底片很貴？

林福地：當然，底片因為不能進口，都是，等於是走私進來。

主訪者：走私進來的？

林福地：對，所以底片很貴。所以呢，一部戲通常 90 分鐘，一部戲差不多 90 分鐘，差不多是一萬呎，通常限定你一萬呎之內就要把它拍完。所以有時候演員如果 NG 的話，真想把他巴下去，因為底片太貴了。

主訪者：所以像以前這樣拍片，可以回收多少？我是說，還不是你們自己拍的時候，南洋影業那時候，這樣回收可以多少錢啊？

林福地：應該很好賺，因為那時候台灣剛剛有電影，所以台灣人，所有的台灣人都很好奇，說台灣也有電影。然後他們取的那些，當然會不會賣錢也要看你的題材，因為賣錢不是說靠宣傳，靠宣傳只是前三天，三天以後的票房呢，就要看你的片子本身好不好，片子好，他就口傳，大家都來啦。

主訪者：所以前三天，為什麼要看前三天，是因為演員嗎？

林福地：不是，看觀眾看戲，覺得這個戲好看，口耳相傳嘛。

主訪者：所以前三天是大家在試水溫？

林福地：對！

主訪者：之後就是好看就好看，不好看就不好看？

林福地：對，前三天有時候就是靠你的宣傳，可能有的片子很爛，但是你宣傳很大，宣傳很大，然後造勢，整個宣傳怎麼弄啊。甚至有的是「隨片登台」啊，演員上去登台跳舞、唱歌，這樣吸引人嘛。可是片子如果爛的話，三天以後我看，都沒有人啦。

主訪者：像以前，因為那時候你在南洋影業的時候，台語片算是還沒有水災嘛，水災之後台語片就沒有了，他那個...

林福地：不是，你說的是八七水災（1959），是吧？

主訪者：對啊。

林福地：八七水災還早啦，我就是八七水災以後我才辭掉教員、老師，然後就上台北來，我就是八七水災之後上台北。我那時候從彰化到台中，整個通通沒有通，然後我從嘉義坐著火車，到了彰化下車，再用接駁車坐到台中，然後再從台中坐到台北來，那是八七水災。

主訪者：你這樣坐多久？

林福地：忘了，我怎麼會去算那個。

主訪者：你原本一開始是在教書嘛，教書之後才去，一邊教書一邊去南洋影業去幫忙？

林福地：對，到最後才去南洋影業。

主訪者：那時候還有在教書嗎？

林福地：中間休一段。

主訪者：休一段。那時候南洋影業是大家住在那裡嗎？

林福地：對我們幾個重要的幹部通通住那裡，包括演員，因為我們那邊很大，可以有宿舍住，男、女主角，比較大牌的男女主角就讓他們住旅社，那時候沒有飯店。

主訪者：不過那時候是，這部片拍完，大家就回家。還是說，大家不管有沒有片，全部住在那個南洋影業裡面？

林福地：我們自己公司的幹部、自己公司的成員都住在那邊，哪怕這部戲拍完，他們走了，演員走了，然後老闆、其他人他們走了，我們主要的幹部還在。比如說攝影跟燈光，那是另外，他們不屬於公司內部的，後來我們公司才自己買了攝影機、買了燈光。

主訪者：所以原本一開始是沒有攝影師，養攝影師？

林福地：還沒有，對，那個時候都是外面的。

主訪者：那時候南部除了南洋影業比較大嘛，大家都聽過南洋。那時候還有其它的片廠嗎？你有沒有去？

林福地：應該比南洋還早的還有一個，跟南洋也差不多的還有一個，台中的什麼片廠？

主訪者：華興？

林福地：對，華興，台中的華興電影製片廠。

主訪者：還有桃園的湖山你有遇過嗎？

林福地：我去過，那個片廠還鬧鬼。那個是到後來啦，那個是比較後來，他們那個老闆是，他們那一家，叫什麼名字我想不起來。

主訪者：大豹煤礦

林福地：對，煤礦，他們搞煤礦的，然後很有錢，那個導演（林搏秋）從日本留學回來，自己當導演，因為家裡有錢，就是設了攝影棚，然後有演員的，有招募演員，當時柯俊雄的老婆，張美瑤，就是從那裡出來的。

主訪者：那時候大家怎麼看那個片廠啊？因為剛剛說鬧鬼。

林福地：對，後來我從香港回來，從邵氏，從香港回來以後，在台灣拍戲。然後要攝影棚，因為那時候台灣攝影棚沒有幾個，一個有中影攝影棚，

然後一個是復興崗的國防部（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攝影棚，然後台製廠（台灣電影製片廠）是在重慶南路，總統府過去那邊，大概只有這三個，公家的。然後私人的就是，後來才有幾個私人的製片廠。他（林搏秋）那個製片廠呢，因為後來我跟那個老闆，大家也是，因為他也是日本留學，我們可以談得來什麼，我就去租用他那個棚去那邊拍。

主訪者：你剛說那時候知道的就是華興、湖山還有南部的南洋影業，那時候南洋影業之後，你怎麼會來台北？

林福地：後來電影不景氣了。

主訪者：為什麼？

林福地：不景氣，沒有什麼為什麼，不景氣就不景氣了，可能就是那時候，大家粗製濫造啊，然後就亂拍、亂拍，不景氣啦。不景氣以後，公司就收起來，後來我就又回學校去，我還是回學校去教書。然後等八七水災，我再上來台北，台北當時因為有一起在公司（南洋影業社）裡面的高仁河，高仁河後來當老闆，自己也當導演，他本來是花蓮人，然後來南洋應徵演員的。

★與高仁河共同設立電影廣告公司★

主訪者：所以你是演員認識高仁河？

林福地：對。

主訪者：他先來台北？

林福地：對，後來南洋（影業社）解散了以後，他就回台北來了。

主訪者：他去台北是做貿易公司嗎？是找你做貿易公司嗎？

林福地：沒有，那個不是貿易公司，上來台北以後我們就一起，他就說.....，因為那時候台北都還沒有什麼廣告公司，所以我們兩個一起設立了廣告公司（人愛服務社），他去招攬生意，然後我完全設計，因為我學美術的，我懂得設計，然後我有一些文學底子，我可以幫他們規劃一部戲怎麼宣傳，包括所有的宣傳詞、策畫，怎麼去推動這樣啦。

主訪者：你剛剛講說幫戲宣傳，所以你們那些廣告是針對.....？

林福地：電影，所以我們是完全服務電影的，是電影的廣告社，替洋片、日本片。都是外面的獨立公司的片子，不是美商八大公司，因為美商八大公司他們自己有宣傳部，他們自己有人，因為他們資本大、公司大。獨立公司都幾個人，買片子、進口片子，怎麼樣去報關進來，然後怎麼樣發行，他們沒有所謂美編跟宣傳的這個部分，所以這一部分就委

託外面。

主訪者：可是你剛剛講說都是獨立的片子，那時候進口。

林福地：獨立公司的片子。

主訪者：獨立公司的片子。那時候進口片進來，他有限制嗎？

林福地：有，美國片大概，一年年度額度大概不曉得 70 幾部還是 80 幾部？日本片大概，日本片看年度啦，有一些年度不一樣，大概都是 20 幾部。還有美國片獨立公司的，除了因為美國片也有很多獨立公司拍的嘛，就是說，有的要做西片的，他就買，獨立公司也有很多好戲嘛，不是只有八大公司，獨立公司也有很多，獨立公司也去買，另外美國片，除了八大公司的額度以外，另外有獨立公司的額度可以。

主訪者：那時候有進口商嗎？還是說排片的會去買片回來？

林福地：這個不是排片的問題，這是進口的問題，因為這個是國家進口的問題。

主訪者：台灣自己有公司在做這個？

林福地：對，他有電影公司，有電影公司，有進口貿易的那個牌子，所以才能進口。

主訪者：那時候在幫他做廣告，你做多久？

林福地：不記得了，做一年多吧？

★頂雙溪戲院擔任戲院經理★

主訪者：這是你之後跟下一個工作，你之後在頂雙溪那邊嗎？

林福地：對，頂雙溪，做戲院的經理。

主訪者：怎麼會去那邊做經理？

林福地：這個說起來，這個跟蔡揚名（陽明）有關。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就在現在大世界戲院對面一條巷子的成都路口，二樓，木造的二樓，在那裡租了一個房子，也不算小，因為我們要設計，要一個長桌什麼。然後蔡揚名，他那個公司跟我們分租就對，他分一半，那一家叫美華電影公司。這個公司老闆拍了一部戲（經查詢應是 1957《薄命花》、1959《無情夜快車》，共 2 部），以後就沒有再拍啦，但是拍了戲以後，你這個片子要發行嘛，發行，公司就應該有人嘛，戲院要來跟你排檔期，你就要有一個人在那裡，跟人家排檔期，比如說嘉義某某中央戲院來排檔期：「我嘉義要上六天。」、「你這個片子，好，嘉義幾月幾號。然後台南幾月幾號，台南的延平戲院，台中的某某戲院」，就這樣一路排。他後來，大概就是說大城市都已經演過了，只剩下所謂二級城市或鄉下的三級、四級的城市，他就是在那裡排。有戲院

上來，他就在那裡排，然後我們每天都是坐在一起啊，在那裡聊天啊。後來，因為頂雙溪戲院的老闆娘上來排他們的戲，後來認識了蔡揚名，然後他那個公司正好要結束了，就把蔡揚名拉去那邊頂雙溪當經理。

主訪者：我再問一下你剛剛那個排片，你說一間辦公室，然後戲院會來跟蔡揚名去做排片，是大家都到這邊來？

林福地：對啊，因為他只有一部戲嘛，他只有一部戲，比如說《無情的火車站》，然後他拍的是這部戲，然後南部的、鄉下的，全台灣所有鄉下的戲院都會上映這部戲嘛。

主訪者：跑這麼遠喔？

林福地：當然要來啊，南部的小戲院很多都是委託台北某個人替他排的，很多就是我前面有講過的，賴國材的那個公司（台聯電影公司）就是專門替地方戲院排片的。

主訪者：賴國材，你是說？

林福地：台聯公司。

主訪者：台聯公司是專門替人排片的？

林福地：對，一開始就是這樣，全台灣最大的，等於是這個排片公司。

主訪者：他幫忙排片，是因為說很多、很多台語片？

林福地：不是，不是，他不是台語片，他連日本片、西片什麼都可以，他排的是戲院的檔期，不是電影公司排的，你沒有搞清楚，因為電影公司歸電影公司，戲院歸戲院，蔡揚名是這一個電影公司、這一部戲的排片人，賴國材他們是完全地方戲院，比如說台中某某戲院、嘉義某某戲院、台南某某戲院、高雄某某戲院都是大戲院，然後他（賴國材）替他們排。比如說，嘉義的慶生戲院，大戲院，它這一個月的初一到十號是某一部戲，然後從 11 號到 16 號是某一部戲，就整個月通通都要把它排檔期。到時候他公司他這邊，就會把片子，就會到電影公司去把片子請出來、領出來，然後把它送上火車，然後他們戲院就到火車站去接。

主訪者：所以那時候到頂雙溪，蔡揚名變成他是戲院端了？

林福地：戲院經理啊？

主訪者：對啊。

林福地：對。

主訪者：他是去戲院做排片，他那時候是。

林福地：對啊，戲院經理，排片啊。後來因為他要去當兵，當兵（前）他就問我說：「欸你要做嗎？」我那時候心裡想，也不想.....想換個環境，

就走啦，就去那邊當戲院經理了。

主訪者：你就把那個高仁河丟下。

林福地：對，就把廣告公司結束掉啦。

主訪者：頂雙溪那時候排片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林福地：就是，我一個月要出來台北，大概兩天到三天，就是先排。因為地方的小戲院，像頂雙溪那種戲院，他一個月三十天，然後三分之二是電影、三分之一，留十天是演歌仔戲或新劇，那時候有歌仔戲跟新劇，大概你們不懂什麼叫新劇吧？就現代劇就對啦。現在我們的舞台劇還有嗎？那個當年就叫新劇啦。

主訪者：就是像現代劇那樣？

林福地：就有一些新劇團，黑貓歌舞團，像阿匹婆，他們都是黑貓歌舞團出來的。

主訪者：所以那時候新劇也是有一些演員來。

林福地：很多、很多，那時候開始在拍電影的時候，差不多都是這些新劇團的演員。因為他們這些演員，在地方上本身就已經有一點點名聲啦，他有一點ファン (Fan)，就是所謂的戲迷啦。

主訪者：稍微有名就是了？

林福地：對。

主訪者：那時候在頂雙溪排片，你這樣做多久？

林福地：我也忘記了。

★從《公論報》廣告編輯轉任電影編劇★

主訪者：為什麼之後不留在那裡？

林福地：台北朋友，《公論報》的朋友，一個廣告主任就把我拉出來，就說：「出來，出來啦，不要縮在鄉下蹉跎。」然後我就出來，然後就進《公論報》了，《公論報》當廣告編輯組長。

主訪者：廣告編輯是，跟做報紙一樣要設計還是寫就好了？

林福地：不設計啦，只是排版位，排版位，看有多少廣告，你廣告多少錢，這個橫三欄，三篇整個橫的，然後下面多少、直的多少錢，這個多少錢、多少錢。然後，他們業務員出去招了廣告進來以後，今天大概差不多到六、七點鐘，所有的版面、所有的廣告通通都要進來啦，我就開始排廣告。所以我上班都只有下午差不多五點鐘去，然後把它排完，我必須要跟總編輯協商，因為總編輯他有文字的版面，文字的版面通通出來以後，然後我這邊廣告怎麼安插。廣告今天如果多了，就把它留

在明天，或者是比較重要的先，重要的廣告一定要把它排上去，因為這個跟廣告商有關係，跟廠商有關係嘛。

主訪者：之後怎麼會廣告做一做，然後去寫劇本？

林福地：後來《公論報》被國民黨給搶走了。因為《公論報》，當時唯一反對黨的報紙就是《公論報》，就是跟國民黨對抗的，包括以前的李萬居，很多都是從這裡出來的，都是搞這個，延續這個所謂的，現在就是認為，就是，當時不算提倡台獨，就是比較說，跟國民黨抗爭的、反對的這個方面，爭求民主的這一方面。後來因為國民黨壓迫，然後由台北市議長張祥傳把它買走啦，等於國民黨把這個報紙買走啦，買走就銷毀掉啦，等於不要讓這個報紙繼續。

主訪者：你就沒有工作了嗎？

林福地：對，正好高仁河去揪一個替屏東，不是，恆春戲院的老闆，姓林的，叫林中志，然後就揪他來拍戲，出錢拍戲，我就替他們寫劇本。第一部戲是我替他們寫劇本，然後第二部戲，我正好《公論報》倒了，就變成我自己寫、自己拍、自己導戲。

★首部作品《李世民夢遊地府》與邵羅輝導演★

主訪者：第一部戲是哪一部？

林福地：第一部戲是《李世民（夢）遊地府》（1962），（又名）《魏徵斬龍王》，你們恐怕都不知道這個歷史，唐朝的歷史。

主訪者：為什麼會選這個題材？

林福地：那時候，因為什麼呢，當時歌仔戲什麼都很.....，都是演忠義的這些故事這些什麼，那這種故事也是一般都很喜歡、好奇。

主訪者：所以那一部是歌仔戲片？

林福地：古裝的，但不是歌仔戲片。用古裝跟現代融合的，也有唱歌仔戲的，其中一小段也有唱歌仔戲的，但不是很多。

主訪者：那部片你寫完的時候，誰是導演啊？

林福地：邵羅輝。

主訪者：你有沒有去現場幫忙嗎？

林福地：當然有囉，當然有囉，我是兼做他的副導演。因為邵羅輝不識字，然後我寫了劇本，我會告訴他今天拍哪一場戲，那時候我們總部都在社子的一家，現在不曉得在哪裡，我不知道了，一家舊戲院，已經沒有在演啦，人家舊戲院把它租來搭布景拍。

主訪者：是哪一間電影公司還記得嗎？

林福地：中興，中興電影公司。

主訪者：就是高仁河的？

林福地：對，就是（中興影片公司董事長）林中志的，還不是高仁河的。高仁河是出力，出錢的是林中志。

主訪者：跟邵羅輝拍戲，因為邵羅輝我知道他台語片，他有拍很多歌仔戲，你說一部不是歌仔戲？

林福地：邵羅輝沒有導過歌仔戲。

主訪者：沒有導過。

林福地：邵羅輝都是時裝的。歌仔戲當時都是，那個誰.....

主訪者：李泉溪？

林福地：對，李泉溪跟萬二的。

主訪者：導演你說萬二的本名叫什麼？

林福地：劍龍（洪信德），那個編劇，他叫劍龍。他真正的名字我不知道，他的藝名叫劍龍。

主訪者：導演你那時候寫劇本，你是寫漢文還是寫日文，還是寫？

林福地：寫漢文啊，中國字啊。邵羅輝本身，他是年輕的時候，不曉得怎麼混，混到日本去，這一段，我沒有聽他講過，但是他有講說他那時候是在日本東映電影公司，東映（とうえい）齣，當什麼呢？殺陣師，めん（面部）、どう（腰部）、こて（手部），劍道一定要三段，才能當，所謂殺陣師就是台灣後來，那時候台灣沒有這個名稱，從香港傳過來才有，叫做武行。

主訪者：所以他算是早期的武行？在日本的時候。

林福地：對，日本的武行，後來台灣光復（1945）以後，他就回來台灣，他就到處去兜售，用16mm去拍，拍完以後，自己剪接，剪接完了以後，然後去揪有錢人來拍電影。

主訪者：有成功嗎？

林福地：他當然有成功，他後來就是大導演，大概當時台語片的導演他算是數一數二的。而且因為他是跟著日本拍的電影，所以他完全是很正統的學日本的那套方式，其他的台灣的電影導演還不一定正統，都是半路出家的。

主訪者：依你來看，正統跟一般的有什麼不一樣？

林福地：沒有，完全外行的。像很多，你們一開始的時候你們也是外行啊，對不對？你們在學校念書，不一定你們懂拍電影啊。一部電影，比如說，文藝片，那時候都分文藝片、喜劇片、武俠片。文藝片一部戲大約是

幾個鏡頭？武俠戲，一部戲 90 分鐘，大約是幾個鏡頭。就是看你戲的要求，你分鏡頭，每一場戲用多少鏡頭去呈現出來，然後你的戲的連接性，你必須要通通把它設計出來。

★自學剪接、運鏡與配樂★

林福地：百老匯的舞台劇，都只有在紐約嘛，別的地方看不到嘛。為了要把百老匯傳到美國各地方去，就必須要把它拍出來，等於是用電影這個把它錄下來。這個攝影師在錄的時候喔，他是一個鏡頭拍完，一個鏡頭全部把它錄完，當時那個機器，他是用兩部機器交替，但是他的畫面，因為一個百老匯一個舞劇，一個歌劇，它有時候兩個小時，電影那個時候，最大的那個，最古老的最多是一個小時，那個片子，所以他必須要兩部機器。但是他兩部機器一起拍呢，像你們這樣兩部機器一起拍，都是一樣 size，也就是說，全面的舞台這樣子給你看。後來其中一個攝影師就覺得很無聊啊，他就用了三部機器，去拍，或者有時候四部機器去拍，把其中比較重要的演員的表情什麼啊，就用不一樣的角度去拍，就像現在的電視台，用三機或者四機去拍的那種感覺，然後他再把它剪接下來，經過這個剪接，發現了用這個以後，戲的張力跟感染力比原先更強。因為你只有一個鏡頭 longshot (遠景) 看下來以後，看不到重要的臉部表情嘛，經過這樣子以後，他就有 close-up (特寫)、有中景 middle size、全景，然後有大遠景都有，那個感覺就不一樣了，所以就把名字變成「蒙太奇」，就這個人，這個攝影師這個人。後來蒙太奇是說，電影的蒙太奇，最簡單就是說，我說我想抽菸，然後拿起菸來，火一打，就跳到別的地方那邊在抽菸，場與場接場的這個變換啦。現在蒙太奇已經到，不去管那個銜接的問題，有時候用情緒的蒙太奇、聲音的蒙太奇，比如說用這個音樂，然後穿插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用這個不同的。甚至意識形態，甚至是更新的，更新的跳接方式，有時候會讓你摸不著頭緒，可是呢，會讓你產生：「欸？這是什麼？」下面的情緒突然斷掉，那麼下面的這一個畫面，會讓你覺得很 surprise (訝異)，或者是一種懸疑，surprise，或者 suspense (懸疑)，就是讓他有這種感覺，讓觀眾有這種感覺，就是看你，場與場怎麼去變化，然後把觀眾帶到什麼樣的情緒裡面。這個是你們學校大概，你們老師大概不會去講這個。

主訪者：所以那個時候邵羅輝他可以這樣拍，可是一般的台語片沒有這樣，一般的台語片是不是說？

林福地：邵羅輝那時候還不太懂這個東西，但是他懂得一場一場就是，就像老太婆說故事，他會把故事說得很平順。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裡講話，然後講話突然有時候不舒服或者怎麼樣就出去，出去到洗手間或者幹嘛，就是這樣接連拍出去。可是有的就不一定這樣子，另外一種方式，可能我這裡一咳嗽，就換了另外一個地點，就那邊也在咳嗽，好像就是姊妹或是兄弟那種感應，就用這種方式啦。

主訪者：導演因為那個時候喔，台語片大家都舞台.....就像你剛剛說的，像美國百老匯那樣在拍。你自己是怎麼知道，自己去摸索這個剪接方法？不一定要走舞台方法，也可以有這些剪接的概念，你是怎麼摸索的？

林福地：我去戲院看戲啊，然後算鏡頭，這一場戲有幾個鏡頭，下面一場戲幾個鏡頭，最讓我感動的戲是哪一場戲，前面什麼樣的戲接到這場戲，然後讓我感動的會掉下眼淚。就是這樣一場、一場，每一場戲，一場戲幾個鏡頭，然後怎麼組合的，就這樣去研究啊。

主訪者：所以你是自己看戲去研究，你都看什麼戲？

林福地：日本片跟西片。那時候所有美國片得獎的片子，我大概都看過，所以我這裡（工作室）整個都有。不過這個現在都不能看啦，日本片也是一套、一套的，從最早期的、最有名的一些導演都有，我都是整套的，我家裡還有一大堆。

主訪者：導演，以前沒有 VHS 的時候你怎麼看？

林福地：就看電影。

主訪者：可是電影只能讓你看一次啊。

林福地：我在當戲院經理的時候無聊啊，我就坐在那裡看，一天可以看兩場戲、三場戲啊，我就這樣數鏡頭，無聊數鏡頭數出來的。那個時候本來就是無聊啦，然後就數、數，然後就知道，比如說這場戲，一開始第一個鏡頭什麼、第二個鏡頭是什麼、第三個鏡頭是什麼。好，比如說一開始，比較古老的方式、比較舊的，像日本電影，現在侯孝賢一直在用的那種，日本實驗電影的長鏡頭的方式，他是比較古老的那種，最守舊的那種，當時我們都把它稱呼為「實驗電影」的模式，就是日本最古老的，那些老導演的那種，我這裡都有啊。一個鏡頭可以半個小時，然後也不知道誰跟誰在講話，你也看不到什麼，然後感覺說這個很有氣派，其實狗屁啦，因為當觀眾的，我不是在罵一個人，我是說他們的表現方式，因為普通看電影的話，你看到這裡感動的時候，他會覺得：「這句話是誰講的？他的表情是什麼？」當觀眾需要的時候，你就「啪」，就需要給他鏡頭啦。以後你們拍電影啊，對不對？因為

觀眾需要嘛，有時候一個很沉默的鏡頭，你可以很長，然後用音樂的感染力去宣揚，甚至它的一面是全暗的，只有一點點側光射進來，然後一點點，就看眼睛亮光，一點點亮光，然後想他的過去。

主訪者：導演你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音樂，音樂在你的片子裡面是不是都佔一大部分？

林福地：對。

主訪者：為什麼你會感覺這樣？

林福地：我們小時候在台南唸書的時候，我喜歡音樂，尤其喜歡 Classic (古典) 的音樂，古典的。然後去台南美國圖書館區 (台南美國新聞處) ，每一個禮拜六晚上就去坐在那裡，硬板凳，那個鐵板的硬板凳，坐兩個小時，然後就默默地閉著眼睛，他們就放給我們聽。但是我很可憐，不像現在，現在你隨時買都有，在家裡要怎麼聽都有，那時候沒有，因為那時候連電唱機，想要一個電唱機，可難了，哪有什麼電唱機。

主訪者：圖書館可以借？

林福地：沒有，那時候沒有。圖書館就是書啊，那是美國新聞處有的。

主訪者：一般人都可以進去嗎？

林福地：對。

主訪者：你自己選你要聽什麼？

林福地：自己沒有選擇的餘地。他今天要放什麼曲子，比如說放貝多芬的，放別人的，放哪一個交響樂曲，什麼樣的交響樂曲，反正他就是按部就班的。

主訪者：所以你在做台語片的時候，你把音樂放進來的時候，你都是一開始就想好要放哪一首歌？

林福地：對。場與場怎麼連接，我音樂怎麼透過這個戲，然後讓觀眾能夠用音樂去感染，因為有時候你的表演不足的時候，也可能你根本就不用表演就是用音樂，你只是一個呆照，只是一個定格的那個感覺，可是你音樂可以貫串人心。

主訪者：所以你都先選好了，要哪一首歌你都選好了？

林福地：對啊，我們一開始要拍什麼戲、什麼片，比如說我拍了《黃昏故鄉》(1965)，就《黃昏故鄉》的片名有了，然後歌就用《黃昏故鄉》的歌，然後請台灣交響樂團幫我演奏。

主訪者：你自己有寫歌嗎？

林福地：歌詞寫很多，但是我都沒有用我的名字，因為那時候戲都是我自己編劇嘛。

主訪者：你用什麼名，歌詞。

林福地：忘了。

主訪者：我們還找得到嗎？

林福地：很少，找不到了。

林福地：所以我的戲比較可以打動人，比較感動人，就是因為我有這些東西，別人沒有這個東西。

主訪者：你說鏡頭的情緒？

林福地：對，情緒應用。假如說你們拍外景，比如說，以前 ENG 攝影，根本機器不敢對著太陽拍，逆光拍，都是順光拍，然後拍起來都是平平的，也不漂亮。但是你如果逆光拍，用剪影，然後再補一個強烈的側光，那多漂亮，拍起來的感覺，尤其夕陽、一個剪影，攝影就比較要聽這個。因為一場戲，一場戲在夕陽下，單面的，單面光的時候，你就要借鏡位拍，完全借鏡位拍，要不然，比如說背影是一個剪影，兩個人在那裡，走路也好，一邊走、一邊講話，都是一個剪影，很美，後面夕陽。然後換過來，你如果換過來，變成鏡頭要從那邊拍過來，對不對，變成平光了，那就不好看了，我把這兩個人借鏡位過來，也是逆光拍。

主訪者：借位就是了？

林福地：這個就是叫借鏡位，這很重要。

★與演員金玫與蔡揚名的合作★

主訪者：導演，你可以說一下，金玫是你把她帶出來的嘛？

林福地：金玫跟陽明，蔡揚名啊。

主訪者：你跟他們的合作，你可以稍微講一下嗎？一開始是什麼樣的電影，你找他們？找他們演什麼樣的角色？發現說他們相當適合做什麼樣的角色？之後才慢慢地發展？

林福地：那個時候也不曉得誰，因為那個時候拍的戲太多了，男、女主角，一線演員只有幾個人，何玉華、游娟、張敏、白蘭。男的，石軍，其他就沒什麼了，後來我就想說：「好啦，我用新人。」那時候完全就新人，當時金玫不曉得怎麼介紹的，不曉得，忘了。陽明（蔡揚名）是我，因為陽明也去拉了那個，等於是拉了他一個親戚的朋友來投資，因為他想演戲，然後就這樣。當時蔡揚名我把他拉進來拍的時候，那個時候一開始，先拍兩部戲，那時候沒有紅，一個是《婦人心》（又名《野柳悲戀夢》，1963），女人的心，一個是野柳什麼錢（推測應

為《我的命運》, 1963), 我忘了, 兩部戲同時在那邊拍, 大概差不多一個月拍兩部戲這樣。然後就住在民間, 那個時候那邊都沒有旅社, 那個時候都很窮, 到處都很爛, 然後就是租民間的一個二樓, 整個二樓、三樓整個把它租下來, 一個漁民比較大戶的人家把它租下來, 然後所有的演員、所有的工作人員全部都住在那邊。

主訪者：那是中興影業的時候嗎？

林福地：那個時候已經不是中興了, 那是後期了。後來第三部戲, 蔡揚名才去說, 他有一個表姊也有興趣, 也要投資要拍, 所以我才想說, 好吧, 那就用日本當時最有名的一部小說叫《金色夜叉》, 想說一下子就紅翻天, 把他們所有的男主角、女主角通通打趴下去了。

主訪者：那是導演第一次跟蔡揚名合作嗎？《金色夜叉》(1964), 第三次啦。

林福地：第三次啦, 《金色夜叉》是第三次啦。

主訪者：金玫是第一次嗎？

林福地：金玫是第一次。

主訪者：接下來又拍了什麼？

林福地：接下來又拍什麼？後來就是自己組了一個公司, 然後就拍了《黃昏故鄉》、《黃昏城》(1965)、《少女的祈禱》(1964), 我想想看, 《女性的復仇》(1966, 台北地區上映片名為《女性的命運》)。

主訪者：《女性的命運》有嗎？

林福地：有, 《女性的命運》(1966)不是, 《女性的命運》好像是, 我忘掉了, 太多了, 我忘掉了。

主訪者：那時候是都在哪裡拍？

林福地：都在台北附近啊。

主訪者：導演我很好奇, 因為我覺得你跟金玫緣分很深, 你有發掘她做為女演員的哪一些面向是你比較喜歡的？

林福地：我那時候把她塑造的是像日本的女性, 比較溫柔、比較純情, 那一種像日本當時的岡田茉莉子啊, 幾個很有名的一些, 類似那樣, 就博得很多觀眾, 就是很純情少女的那種感覺。其實她那時候年紀已經很大了, 年紀不小了, 但是我用那個什麼呢, 偷吃步地把她拍得粉粉的, 然後好像很幼齒、很漂亮這樣。

主訪者：你怎麼偷吃步的？

林福地：訣竅, 不要跟你們講, 會被你們學走。後來有一種柔光鏡, 對不對？你們攝影都知道, 後來有一種柔光鏡, 對不對？當時我們沒有柔光鏡, 我用什麼呢？我去這邊過去沒有多遠, 一條街專門賣蕾絲、紗布什麼,

然後用白紗布套在鏡頭前面，整個濛濛地、很漂亮。然後你要用整個氣氛的，你可以用粉紅色的、藍色的把它罩上去，哇，整個好的不得了。這是我獨創的，沒有人知道，我想你們當攝影師拍幾十年都不一定懂。

主訪者：你有教她戲嗎？

林福地：戲當然要教，因為鏡頭我在掌握，我在運握，我當然要教，因為我要連貫這個鏡頭跟上面的情緒是怎麼連貫下來的，然後你還必須要傳遞到下一場戲，像這種情況我必須要講，要不然不講，她傻傻地這樣怎麼可以。

★台語片演員檔期及院線排片安排★

主訪者：你是不是有跟南洋影業，那時候有沒有？

林福地：那時候已經沒有了啦，南洋影業，我爬起來到台北以後，南洋影業就已經沒有了。

主訪者：是不是像以前一樣，每個人都聚集在一起？

林福地：那個時候我們都住在北投，住在北投拍，都在北投拍，一部戲十幾天都是在北投，要出外景的時候，總部是設在北投，哪一家旅館，完全所有的演員跟工作人員通通都住在那裡。然後要拍外景再出去拍。

主訪者：那時候台語片都是這樣拍嗎？都是這樣子住在一起，然後出外景再到其它的地方去。

林福地：大部分都這樣子，因為比較好管理，通告也比較準時。

主訪者：那時候有人在替大家敲時間、通告什麼的？

林福地：當然有啊，劇務啊。那時候就是一個製片、一個劇務嘛。製片的責任不在敲時間，製片的責任是在敲，比如說，我這部戲我找哪一個演員，然後製片去跟他講。真正拍戲的時間，拍戲的 Schedule (日程) 是由副導演跟劇務，導演、副導演跟劇務，然後排定今天要拍幾場戲，然後什麼景轉到什麼景，再轉到什麼景，然後幾場戲，一天大概可以拍幾場戲，然後算算那個路程，就這樣。

主訪者：因為大家都很多戲在拍，會不會時間都撞在一起還是怎麼樣？

林福地：對，軋戲，那個叫做軋戲。

主訪者：那要怎麼辦啊，時間強碰？

林福地：會喬啊。比如說，那個時候矮仔財他很紅，他一天可以軋五、六部戲，一來就是軋兩個小時、三個小時給你。所以我們在某一個旅館拍的時候，開始有矮仔財的戲，有他的戲就把它跳下來，就暫時不拍啊。然

後矮仔財他要來兩個小時，好，兩個小時，我算準了兩個小時，我兩個小時大概幾個鏡頭，通通都畫好了、準備了，然後背影的話，就用替身去把它拍下來，他來大概都是拍 close-up (特寫)，或者就是一些動作，弄一點就是 close-up (特寫)，要不然兩個鐘頭哪能拍什麼。

主訪者：所以你們那時候都切得很準？你們事先要拍片之前，所有的東西都要切得很準？

林福地：對啊，包括連上映的時間都要，他要檔期啦。

主訪者：是一部片還沒拍，戲院就排好了。

林福地：對啊。就這部戲，比如說他們老闆找我，找我拍，我就把片名給他，我要拍什麼片子，然後故事，簡單的告訴他，然後他就寫了一個小海報，叫陳子福，專門寫海報的寫，比如說《女性的復仇》(1966，即《女性的命運》)，陳子福寫了《女性的復仇》，導演誰、演員誰。戲院老闆就掛在公司，然後鄉下的戲院，所有的戲院就開始排檔期了，我這部戲是大概月底30號就可以出來，然後1號就開始排檔期。當時呢，南部的戲院可以應付，但是北部的戲院排不出來，因為當時北部只有大光明戲院跟大觀戲院嘛，一條線(院線)。所以後來我串了第二條線(院線)出來，因為大光明戲院是在延平北路那裡，大觀戲院是在萬華，後來我就另外創了一條線(院線)出來，萬華那邊我用萬華戲院，萬華戲院比大觀戲院還大，但是它(萬華戲院)是歌仔戲院，然後南區這邊，我就用大中華戲院，大中華戲院後來沒有了，你們不知道，就在圓環那裡，那時候那裡有一個遠東戲院，巷子進去又有一個大中華戲院，也是歌仔戲院。我就把這兩個歌仔戲院.....，因為當時歌仔戲院也差不多沒有生意了嘛，就把它串連起來，我的第一部戲(《十二星相》，1962)就在那裡演，整個就轟動起來。然後加上我們公司的老闆自己有大同戲院，就是大龍峒那邊的大同戲院，然後再聯合一個明星戲院還是兩個小戲院，就這樣一條線(院線)，把他們大觀(戲院)、大光明(戲院)打得一蹋糊塗。

主訪者：為什麼？因為你剛剛說.....

林福地：就是兩條線(院線)嘛，他們本來只有一條線(院線)嘛，這樣妳聽不懂嗎？

主訪者：兩條線是指說他們自己.....

林福地：本來台北只有一家戲院，一條線(院線)在演，對不對，比如說現在有哪一家戲院，台北有哪幾個戲院，一部戲有可能有兩家戲院、三家戲院在演嘛，這個叫一條線(院線)，懂嗎？所以台北當時只有一條

線（院線）在演台語片，也就是大光明戲院跟大觀戲院，然後我就是創了第二條線（院線）出來，也就是說我把那幾個不同的戲院接成一條線（院線），然後同時上。

主訪者：所以是你自己去談的還是你老闆去談的？

林福地：我找我老闆一起去講的。

主訪者：那時候那些戲院原來是演歌仔戲而已？

林福地：歌仔戲院，那時候剛好歌仔戲也沒生意了，已經沒落啦，因為開始走進電影時代了嘛。

主訪者：所以是自從那時候開始在放台語片？

林福地：對。

主訪者：如果那條要排片要找誰？

林福地：他們各有戲院的經理啊，要跟戲院經理，聯合起來就是他們這條線有整個他們排戲的，等於幾個戲院的經理合在一起，大家輪流排嘛，比如說這一個月，萬華戲院的經理來排，要排幾部戲，就是默契啦，戲院經理，那時候比較大的戲院就是一個萬華（戲院）、一個大中華（戲院），就是一個萬華，一個圓環嘛。

主訪者：導演你說你在那條院線，放的是哪一部片？

林福地：我的第一部戲。我的第一部戲《十二星相》，它是一個古老的，也是古裝戲。

主訪者：也是古裝戲？

林福地：說這個說不完啦。

主訪者：我們要聽啊。

林福地：這個沒有什麼好聽。

★台語片的拍片預算與劇本風格★

主訪者：導演那時候你拍的台語片，都賣得比別人還要好，你的預算比較高嗎？

林福地：對。

主訪者：差多少？

林福地：一般是 18 萬，一部戲是 18 萬到 20 萬嘛，我那個時候一部戲是差不多 32（萬）到 35（萬）。我導演費就比人家高啦，一般都是一萬塊，一萬二，我三萬五啊，我三萬五是連編劇。

主訪者：你拍的時間比較長嗎？

林福地：對，比較長，差不多多五天左右，因為一般都是 8 天到 10 天，我差不多 15 天到 17 天這樣。因為我經常出外景，他們都不出外景，全部通

通躲在北投，然後這個旅館換到那個旅館，都內景在拍。我很多戲都寫到外面去，就是讓它比較開闊一點，包括故事也比較不會集中在一個地方，會悶嘛，你把故事給拉開，它的張力就比較大嘛。

主訪者：導演你剛剛說到故事，你都自己寫，對嗎？

林福地：對。

主訪者：大部分都自己寫。你如果都是自己寫，你是哪裡想來的？內容。

林福地：我當然用頭腦想的，因為我以前書看很多，亂看啊。看武俠小說也好，看歷史小說《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亂看啊。

主訪者：你怎麼沒有想要看歌仔戲？

林福地：我不要。

主訪者：那種的故事很多啊？

林福地：那個，一樣嘛。它那個，所謂的歌仔戲，就是類似京劇、平劇一樣，他們也有一貫地傳統下來的一個故事，只是他們的演員表情，甚至他們的舞台走法不一樣而已，但是他們很多故事大概都會傳統傳下來。我不拍那個，因為我想把電影讓它更現代化一點，把故事讓它深入到社會，而不是用古裝，所以我不太喜歡。像現在大陸都在拍那些歷史劇、古裝的，就是好像人都活在唐代、宋代、明代或是清朝、或者秦始皇那個年代，這個跟我們生活完全不搭軋嘛。你也喚不起什麼，只有用一些忠義，親情也有，但是它最大的是寫愛國盡忠，就寫這些東西。

主訪者：跟我們平常的生活不同。

林福地：脫節了嘛。

★因李師科搶案而創作「阿郎」★

主訪者：所以導演比較喜歡寫和一般人生活有相似的故事？

林福地：對啊。像我那時候拍「阿郎」（《不要說再見》主角吳明郎，陳震雷飾，台視，1982），電視拍「阿郎」的時候，我是用什麼李師科搶案，因為有李師科搶案然後開始再演什麼，我拍「阿郎」，這個社會已經開始在動盪。以前都很少黑道，黑道也不敢那麼明顯，可是那個時候就開始有這個現象，所以我才拍「阿郎」。就是從監獄裡面出來以後，然後讓他金盆洗手，然後怎麼樣，他本來很孝順他媽媽的。這個黑道很奇怪，越大牌的黑道都很孝順，你看很多，黑道在外面搶劫、在外面綁票，錢賺了都拿回去家裡孝順他老爸、老媽，這很奇怪，這個現

象很奇怪。我當時要拍這個的時候，我也買了幾本社會心理學、犯罪心理學來看，他們的心態、他們的作為，我都研究這個，我拍戲不是說像人隨便這樣故事有了我就去拍，拿著我就去拍。

主訪者：但是導演你要拍這些跟黑道稍微有關係的，當局不會有意見嗎？

林福地：對，很有意見，當時不能播出，然後我們老闆石永貴，台視總經理去新聞局去保證，他當時是中央文化委員（文工會總幹事），保證如果這部戲有問題，他負全責，然後每一集，每一天都要送去給新聞局先看過以後再播。後來演到第八集還是第九集，（行政院新聞局廣電處）第三科的科長，就是管電視的張平打電話給我：「導演，你今天以後就不用再送啦。」後來我都不知道，然後還要求，因為那時候一部戲只能 30 集，（他）後來跟我講說：「你都不用送了，希望你多拍一點，不要只是 30 集，不限制你 30 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經國先生（蔣經國）在看，然後就召見。

主訪者：他（蔣經國）召見你的時候，說了什麼嗎？

林福地：沒有啦，其實他去就是獎勵一下，那時候的召見，後來楊麗花也跟著我們一起去了嘛，所以當時副總統謝東閔希望我能拍阿郎與阿花啦，後來沒有，因為她（楊麗花）歌仔戲也太忙，我這邊拍戲也太忙，然後兜不起。當初我有稍微擬了一個故事，我後來沒有拍，那個故事就被何曉鐘，就我們原來那個編劇，就拿到華視去拍，那時候是把阿花改成李如麟，然後男主角不曉得誰，我忘了（推測應是華視《大廟口》，1984）。因為何曉鐘自己，編劇他也想做製作人嘛，多賺一點錢嘛，其實那時候何曉鐘不太懂歌仔戲，因為我當過戲院經理，我必須要，比如說我們這一檔歌仔戲要演的時候，我要前一天晚上去接他們，比如說他在基隆，我就兩部卡車就去了，等他們最後一天收班，就開始接他們，一個車接人，一個車布景、服裝什麼，然後從基隆走路一直繞到頂雙溪去，然後中間，有時候那個山路都很危險，甚至拋錨。他不懂這些歌仔戲的事情，所以他寫得不深入。

★最具印象的作品——《黃昏的故鄉》★

主訪者：拍太多了。你比較有印象的台語片？我們現在都看不到了，你自己比較有印象的台語片是哪一個？

林福地：《金色夜叉》跟《黃昏故鄉》。《黃昏故鄉》就是鄉下一對不應該相愛的戀人，男生是少爺，女生是丫環，然後少爺上來台北讀書，後來這個女的也跟上來，結果他們被打、被阻止，後來兩個私奔就到台北

來，然後女的去工作、賺錢養家，養這個男的，男的去讀大學，最後這個男的說他很想去美國，他也很想去美國留學，那時候美國留學很難，你要托福考，你還要十萬塊錢保證金，那時候十萬塊錢何等什麼，這一棟房子都沒有十萬塊錢，這棟房子了不起差不多兩、三萬塊錢。後來她就去酒家當酒家女賺錢，然後等於是為了給他這個，等於騙了一個老闆的錢，騙身，然後偷了老闆的私房錢，後來老闆告她，（她）被抓了，就戴著手銬到機場去送她的男朋友出國了，這是《黃昏故鄉》。

主訪者：《黃昏城》是？

林福地：《黃昏城》就是他回來以後，他另外帶了一個女朋友回來。

主訪者：那時候也是台語片嗎？

林福地：對。

★受日本導演黑澤明人道主義之影響★

主訪者：導演那邊哪一個你比較有印象的？

林福地：大概這些我都看過，甚至我特別研究過黑澤明的東西。他的理論是所謂的人道主義，大概全世界所有影劇系、電影系的，都有一門黑澤明的人道主義的課。後來是，因為西洋的文化，存在主義把黑澤明打倒，因為年輕人已經不再管你什麼人道不人道、孝道、倫理，都已經不去管那些東西了。

主訪者：那導演你自己覺得你的作品也很在意人道主義嗎？

林福地：大概，也是受他的影響吧。因為我希望社會比較好、比較溫馨，社會比較走倫理、比較溫情的這種，我不會去寫暴力的、血腥的，我不拍那種戲，甚至包括武俠戲我都是用親情的方式。武俠戲，我翻過一部戲，《帶子狼》（日本漫畫），很棒。

主訪者：在講什麼的？

林福地：就是一個劍客，然後帶著一個小孩子，失去媽媽，帶著小孩子到處流浪，要去找他被強權給搶走的媽媽，經過多少關卡，人家要殺他，他要一直保護這個小孩子，找到他母親。

主訪者：武士的感覺嗎？

林福地：對，就是武士，有人性的啦，不會只是說打打殺殺。因為最早期的香港就是希望用打打殺殺，那時候是叫做動作片，後來才有倫理的，比如說後來劉德華，他們就開始有黑道帶點倫理、帶點人性的，生意就好地不得了了，是吧，還是要人性啦。

★與日本合拍《夕陽西下》與《琉球之戀》★

主訪者：那導演你要不要繼續講一下你的《夕陽西下》（1968）跟《琉球之戀》（1968）？

林福地：又要講這個、又要講那個。那個時候我已經離開台語片了，我已經進國聯了，就是李翰祥的國聯公司。因為我在等姚鳳磐寫的劇本《塔裡的女人》（1967），結果寫了大概將近半年寫不出來，後來我就偷偷出來外面就接了《夕陽西下》。他那時候兩部戲啦，一個《夕陽西下》，《夕陽西下》後來改成《夕陽紅》，大概，你們看到的就是《夕陽紅》，還有一個《琉球之戀》，兩部戲嘛。那時候是跟日本的，好像是日本的松竹還是獨立製片（應為日本琉球熊谷映畫株式會社），不曉得，但是我們的聘書好像是.....，因為那時候一定要國外的聘書，我們才能出國，一出去就像鳥飛出去，從鳥籠飛出去了。我出去的時候，就是一個小零零七（皮包）就出去了，什麼行李都沒有帶，所有的衣服、行李箱都在那邊買，因為那時候很難得出去，然後去買一些舶來品、日本貨回來。那個時候是我們這邊的一家貿易公司在OKINAWA（沖繩）有個代理商，他們貿易做得很大，然後希望去OKINAWA（沖繩）拍外景，就寫故事，找日本的編劇寫故事，哇，日本編劇很貴而且又寫得很爛，日本的編劇比我的酬勞還貴。因為在那個年代，日本一般的白領階級、藍領階級，薪水最高的就是爬格子的（文字工作者），爬格子的薪水最高，所以他們的編劇特別高，韓國也是一樣，所以他們編劇要求水準都很高，韓國片會這樣抬起頭來，就是他們編劇非常優秀。我去韓國拍過兩次還三次外景，所以我對韓國很了解，那時候韓國還是很落後的時候，剛剛韓戰結束，我1969年去的時候才剛剛韓戰結束，落後地一塌糊塗。那個時候我們拍了三部戲，我拍兩部，我就拍兩部，然後日本一個導演拍一部（《太陽は俺のものだ》），那個導演叫什麼名字我都忘了，他是黑澤明的第一大徒弟，然後臨時把他從黑澤明那裡調出來拍的，然後我們三部戲共同拍，他拍他的、我拍我的，然後我們休息的時候，我們就去幫助他。三部的戲，演員都是交流的，他們的（片）也有我們的演員，我們的（片）也有他們的演員，然後就大家軋時間，這樣子交流拍。戲拍完，那個是彩色片，當時因為彩色片，因為到那邊去拍，片子就便宜嘛，台灣沒有彩色片嘛，台灣也不會沖洗呀，沒有人會沖洗，沒有彩色片，也沒有人會沖洗，所以那邊拍完了自己就在日本東京現像所沖洗。

主訪者：東京現像所？

林福地：對，東京現像所，東京現像所沖洗。像我們在國聯，我們所有的片子，我拍的《塔裡的女人》，所有的片子也都是寄到日本去，像當時中影第一部戲《蚵女》（1964），也是送到日本洗的，那時候台灣都還沒有彩色片嘛，所以台灣所謂的第一部彩色片就是《蚵女》。會拍《蚵女》就是因為我當初《思相枝》（1963）的關係，《中央日報》把中影罵得狗血淋頭，《中央日報》的社論喔，罵中央機構，把中影罵得一塌糊塗，後來中影的總經理龔弘才趕快找我，借這部戲去看，借《思相枝》去看，看完了以後，他們所有的工作人員，包括中影的所有的，除了辦公室在西寧南路以外的其它片廠，士林的片廠裡面，所有的人通通都看過好幾遍，然後他們決定說：「好，拍彩色片。」包括《蚵女》（1964）的主題曲也是我的《思相枝》，它的主題曲就是〈思相枝〉，還是用這個主題曲嘛。

主訪者：《夕陽紅》（《夕陽西下》）那時候拍多久？三部片那時拍多久？

林福地：大概一個多月吧？然後回來還要補台灣的景，因為有很多戲也在台灣。

主訪者：你剛剛說劇本是日本人寫的嗎？

林福地：後來我自己寫，因為日本人寫得不合我們的，不太一樣，跟我們還是有一點不一樣，民生風俗跟那個感覺。

主訪者：那時是用日本的攝影師還是自己帶？

林福地：我們台灣的，林贊庭，他們攝影師就知道。那時候比較大牌的兩個攝影師，一個林贊庭、一個賴成英。

主訪者：所以那時候《夕陽紅》（《夕陽西下》）是林贊庭？

林福地：對，林贊庭。

主訪者：之後還有其它片跟林贊庭嗎？

林福地：有，還有很多戲。

主訪者：國語片嗎？

林福地：對，國語片。早期台語片也有。

主訪者：哪一部？

林福地：都忘掉了，都忘掉了，我們那圈子都很熟。台語片沒有，因為台語片我都用陳家班的。

主訪者：陳忠義、忠信他們？

林福地：對，陳忠義、陳忠信，陳榮樹就是陳忠義的兒子，他是老大，老二是燈光師，後來我把老二（陳清渠）跟老三（陳誌華）帶去香港，老二就當李小龍的攝影師，等於李小龍的專職攝影師，老三就是現在很紅

的武打明星，香港。

主訪者：甄子丹？

林福地：成龍，成龍的師父，成龍就是他把他拍成名的（陳誌華）。當時去的時候，我把他帶去香港，然後就住在我的房子。

主訪者：那時候你帶去香港還有誰呀？

林福地：就帶他們兩個。

主訪者：那之後他們就留在那裡了嗎？

林福地：對，他們就留在那裡。

★談轉型拍攝國語片機緣★

主訪者：李翰祥的《梁祝》（《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

林福地：對，李翰祥的《梁祝》。邵氏公司，因為國語片不賣座，國語片發行都是收不回成本，所以就是秤斤秤兩的大批地賣，好幾部，然後全部多少錢這樣賣，賣斷這樣子。以前不是啊，一部戲就是一桶金啊，對不對，那因為國語片不賣錢嘛，國語片沒有人看嘛，所以就便宜賣，就整套便宜賣出去。就有人去選了幾部戲，後來就用黃梅調的《梁祝》，他們就用這個打第一炮。然後呢，如果在一般的國語院線演的話可能就沒有用，這個發行商老闆很聰明，這個老闆用藝文戲院，中國戲院，現在已經沒有中國戲院了，已經找不到了，就是西寧南路，就是峨眉街那裡，那時候還有一個兒童戲院，中國戲院還有圓環那邊的遠東戲院，信義區那邊就是寶宮戲院，現在這些戲院都沒有了，這三個戲院都已經沒有了。然後他們（發行商）把它包下來，比如說，平均一輪戲院，等於是 A 級戲院，他們一天的收入大概，整個五場還是六場戲演下來以後，一天收入大概可以差不多四萬還是五萬，他就給它包，「我跟你包一個禮拜。」每一家戲院包一個禮拜，如果五萬塊，我給你 35 萬，一家戲院 35 萬給你包，包一個禮拜，不管這個戲賣不賣錢，不賣錢你也要給我演到一個禮拜。就是這樣子，結果一上檔的時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生意都不太好，到第四天、第五天，哇不得了，後來七天到了以後，戲院就反過來跟片商講：「我們延期吧，演下去吧。」演下去就不包了，因為它的賣座已經超過「包底」了，這個叫「包底」，已經超過他的「包底」了，就是超過他保證的底線了，所以就一路演下去，然後就很多人就是兩次、三次、五次也在看那部戲。這樣一來以後，因為原本國語的片，國語片的院線，在南部都是跟台語片一起的，反而比台語片院線還差，可是自從《梁

祝》以後，比如說像嘉義，《梁祝》是在中央戲院，不是，遠東戲院？不記得了，圓環那間。

主訪者：那間。

林福地：不是那間。

主訪者：嘉義戲院。

林福地：對，嘉義戲院，都是黨部的。那時候都是中國國民黨，都是黨部的大戲院，嘉義戲院、台南不曉得是延平戲院還是哪一家戲院，反正每個大城市演的時候，全部都是大戲院，都是一線的。以前原來的國語片都是三流院線，那現在變成一線，生意好得不得了，結果這樣一來以後，戲院全部演國語片，演台語片院線的也要去演國語片，所以變成台語片沒有舞台了，你拍了台語片，拍了沒有用，沒有戲院可以演，這樣聽懂嗎？所以台語片就開始沒落。

主訪者：所以那時候戲院自從《梁祝》之後，戲院會開始上國語片？

林福地：對。

主訪者：但是國語片量很少？

林福地：有啊，很多啊。那時候的邵氏、國泰，多的是。

主訪者：就是國聯？

林福地：兩家大公司啊，國聯那時候後來才過來的。以前原來邵氏拍的很多啊，早期的邵氏、國泰都有啊，那時候有《星星月亮太陽》（1961），有很多，《關山行》（1956），都太多了，《貂蟬》（1958）什麼都有。

主訪者：導演自己有意識到說台語片可能要轉型嗎？

林福地：對啊，我覺得已經不行了嘛，台語片沒辦法，開始舞台也沒有了，人家院線戲院不演台語片了，因為台語片素質又差，根本沒有辦法比。

主訪者：當初是因為國聯來找你嗎？

林福地：對，李翰祥叫製片郭清江找我的，然後談了很久，我都沒有答應。後來我去看《梁祝》，看完了之後，我想：「完了，台語片已經不行了」，後來我就進國聯。然後國聯因為債務問題，因為李翰祥很會花錢，然後甚至我要拍戲，去跟國泰、聯邦（影業）要錢，要了兩百萬回來，回途中兩百萬就去買古董回來了，我明天要拍戲，沒有錢，他就是這樣的人。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當時支持李翰祥的香港國泰老闆（陸運濤）被謀殺了，墜機，在豐原被爆炸、（墜）下來（豐原空難，1964）。然後國聯變成沒有後山，國聯就垮掉了，然後國泰（影業）就說：「乾脆林導演，你就過來香港吧。」

主訪者：你有去嗎？。

林福地：有啊，我先是國泰啊，然後國泰再被六先生（邵逸夫）先生騙到邵氏去。

主訪者：導演你當時進去國聯的時候，你看他們作業方式跟台語片。

林福地：當然完全不一樣，可是我了解呀，因為我去過日本，而且我也看過很多他們拍攝的紀錄片子。

主訪者：那時候同期，國聯同期還有其他導演嗎？

林福地：有啊，我們台語片一同進去的有郭南宏，台語片那個時候，郭南宏就跟文夏唱歌的。文夏現在還在呀，他那一套都學日本的につかつ（日活電影公司）小林旭的東西，帶著一把吉他，然後行俠仗義、走遍江湖、打抱不平。

主訪者：導演你那時去國聯的時候，你有把台語片的什麼人一起帶進去嗎？

林福地：有啊，攝影師，陳榮樹。後來我去香港的時候，他留下來就拍朱延平的戲呀。

★台灣、香港兩地拍片過往★

主訪者：我們剛剛講到說你從國泰到邵氏，然後怎麼會想要回來？

林福地：我每年也都要回來一次。不曉得，那時候不曉得什麼原因，因為有時候回來台灣拍然後再回去剪接，一樣，回去剪接、配音。因為當時反而是，台灣這邊找我拍戲的反而比較多。那邊因為當初我喜歡看保齡球，我保齡球可以打到 178 分，最高的，可以連續三個九個（全倒），然後都在四海打，我就開車從邵氏出來，然後就開進四海保齡球館，然後就開始打，就在那裡碰到李小龍的師兄，姓陳的，因為他們那邊是香港隊的保齡球隊在那裡練習，然後老看到我一直 strike（全倒），他就很驚訝，他那個師兄就很好奇地跑過來看我，然後就跟我聊天，他就問我我在幹什麼的，我說我在邵氏，他一聽我說我在邵氏，他很驚訝：「你在邵氏喔，那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我說什麼忙，他說：「我的師弟叫李小龍，他想回來香港拍戲。」後來我就給他介紹，介紹了，六先生（邵逸夫）說 OK，所以一部戲 1 萬美金，他（李小龍）的要求就是，因為他照美國的，就是一部戲 1 萬美金。可是後來被誰給否定掉了呢？被張徹給否定掉了，因為當時張徹旗下的狄龍、姜大衛，他們一部戲才 4 萬塊錢港幣，一萬美金當時是 7 萬 8 港幣，等於將近一倍了，張徹當然反對，「我旗下的大牌主角才這個價錢，

你現在在外面李小龍.....」那時候李小龍在香港還不行，還算是新人，沒有名，只是他過去曾經在美國拍過一部電影，那以前在小的時候（做）童星也拍過一些電影，可是這都沒有張徹那時候武俠戲正風行的時候，所以就被否定掉了。否定掉了以後，那個時候，邵氏的經理 Raymond ——鄒文懷離開了，鄒文懷本來是掌握了所有邵氏的戲，鄒文懷就出來組了一個另外新的公司嘉禾，然後嘉禾他們，當時鄒文懷出來的時候，有一些財團都很支持他們，很大的，那時候大規模要跟.....因為國泰那時候已經沒落了，所以他們要準備跟.....用國泰的片廠做基地，然後再跟邵氏鬥，成立嘉禾要跟邵氏鬥，結果拍了兩部還是三部，一塌糊塗，就是票房很差。後來才找了羅維的老婆劉亮華，劉亮華是一個製片，就是他的製片，到美國去，把李小龍弄過來試試看，結果羅維拍了（在嘉禾的）第一部戲《唐山大兄》（1971）。李小龍回來的時候，他還沒有拍之前，就有人找我，知道我跟李小龍很好、私交很好，經常在一起，然後就說跟李小龍講好我們也 1 萬塊錢給他，等《唐山大兄》拍完就接我的戲。就這樣講好了，我就匯了 5 萬塊錢，找台灣的編劇寫劇本，結果《唐山大兄》，哇，一下子紅地一塌糊塗，鄒文懷、嘉禾不肯放人，我就泡湯了，然後台灣這個編劇一直寫不出來，我回來就把他巴了，還是台灣很大牌的一個編劇。

主訪者：從邵氏回台灣，你還有拍國語片嗎？還是沒有？

林福地：有啊，有啊，拍好幾部。就像我剛剛講的《帶子狼》，也是在台灣我回來的時候拍的，還有最賣座的一部戲是《達摩祖師》（1976，上映名為《少林達摩祖師》）。

主訪者：是功夫片嗎？

林福地：對，但是寫人道，最重要倫理人道，達摩。

★簽約香港邵氏電影公司★

主訪者：那導演因為你跟六叔（邵逸夫）有近距離接觸過，他是什麼樣的人？

林福地：當時把我從國泰拉去邵氏的時候，是一個以前原先也在國泰當導演的叫袁秋楓，一個導演，相當有名，那時候有點大牌，被邵氏拉去當製片主任。然後袁秋楓就說：「徒弟呀，你過來吧，過來這邊吧。」然後邵逸夫.....當時我有一部戲，亞太影展，在泰國亞太影展，本來我那一部戲應該會得最佳影片，結果硬是被邵氏的武俠戲，被張徹給買走了，結果就沒有得獎。邵逸夫當時有去泰國，有看過我那一部戲，回來就說：「找這個導演過來。」就這樣子把我騙進來，那時候他們

找我去的時候，我還在.....我在哪裡呢？我在跟金庸下圍棋，我在金庸家，跟金庸在下圍棋。然後他（邵逸夫）就派勞斯萊斯他的車去，到香港去接我、去他們家，然後吃飯，袁秋楓就說：「來啦，接啦。」我就這樣子。

主訪者：那你跟國泰沒有約嗎？

林福地：後來國泰沒有約，國泰沒有約。因為國泰那邊都還是好朋友。他的總經理、他的製片主任，大家都是好朋友啦。

主訪者：那你去了邵氏之後有跟邵逸夫先生見面嗎？

林福地：經常見面，經常見面。我為什麼我會提早離開邵氏，我本來簽了三年。其實一年為限，一年做實驗，OK 的話再繼續三年，然後一年三部戲，我拍了一部戲我就走了。因為什麼呢，我就跟他講，他本來要我拍一些我覺得我不喜歡的，《夜半歌聲》（1937）的再版什麼很多古老的，我說我不要。然後就一直談不攏，然後我就跟六先生（邵逸夫）講，我去找他。我說：「六先生，你什麼時候有空？我跟你好好地跟你聊。」然後就找了時間過去，就到他那邊聊天，就談了很久。我說：「六先生，你這麼有錢嘛，你應該為中國電影做一點事情。因為中國電影一直都沒有辦法打開世界市場，也沒有辦法去到威尼斯、奧斯卡各個影展、世界影展去什麼的，全部都是只有中國人看的電影。你不可以一年花兩部戲，拍國語片兩部戲的錢，然後去拍一部也許你不喜歡的戲，也許你不喜歡的戲。每年這部戲拍完你也不要看，你從頭到尾都不要管，然後去拍完以後，把它送到奧斯卡、送到威尼斯、送到法國去參加影展，為中國電影打開一條路。」我說：「六先生，你現在年紀這麼大了，你一餐就是一杯牛奶、兩片吐司，你有什麼樂趣？人生沒有什麼樂趣嘛。」他很認真喔，他不一定看劇本，但是他看毛片，所謂毛片就是 A copy。拍出來以後，然後印出來，剪過了他就看，他看 A copy。那了不起呢，就是他在看毛片的時候，就很多女生坐在他旁邊，嘻嘻哈哈地陪著他。「你人生沒有什麼樂趣嘛。我說，人生的價值，你說.....好啦，有錢的小孩打乒乓球，沒有錢的小孩，在那裡看來看去，然後這些有錢的小孩是打累了讓窮小孩去打乒乓球，他會很開心吧？這種樂趣是別人想不到的，可是你沒有什麼樂趣啊，對不對？那如果你能為中國電影打下一條世界性的路出來，多好，為中國人。」最後他給我的回答是：「不賺錢的事我不會要。」我就走啦，我就這樣走了，當時抱負很大，可是沒有用。我就這樣子離開邵氏，合約沒有.....，所以我到後來，最後還欠邵氏兩部戲呀，然後六先生

(邵逸夫)一回來參加金馬獎什麼，我每次都要去看他，然後：「你什麼時候回來拍戲呀？」

主訪者：所以導演在香港總共住了多久？

林福地：大概有5、6年吧？我這記不太清楚了。

★與導演胡金銓的好交情★

主訪者：那你跟倪匡和金庸都是好朋友？

林福地：對，金庸，我跟金庸。金庸還是透過胡金銓，因為他是胡金銓的好朋友，然後胡金銓知道我喜歡下圍棋，他說：「來、來、來，我介紹你去跟一個朋友下圍棋。」然後到金庸他家去下圍棋，那時候金庸還不是很有名，他的武俠小說那時候也還沒有，還不是很（紅），因為他的武俠小說被翻是後期我回來以後，才開始，哇，金庸不得了了。

主訪者：那他的棋下得怎麼樣？

林福地：比我好很多。他可以讓我三個子，大概，所以他很高，他棋很高。我那個時候才差不多初段吧？他最起碼三段、四段，一段就差差不多一顆子。

主訪者：那導演那時候還跟胡金銓有認識？

林福地：我們拜把兄弟，好得不得了。包括胡金銓在香港買的那個房子，是我陪他一起去看的，我說：「你香港要買個房子啦，你香港來來去去，一定要買個房子，有個落腳的地方。」正好，因為我住的廣播道（香港九龍城區北部），正好離那邊新的……什麼很近嘛，我就開著車子帶著他過去看。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有劉芳剛，我們同在國泰的時候，劉芳剛在那邊買了房子，然後我去他們家吃飯，我看，我覺得不錯，後來胡金銓從台灣回香港的時候，我就說：「來，我帶你去看那一片房子。」一個新社區，非常棒，而且很便宜，那時候他買那個房子的時候，才3萬5，港幣3萬5，現在大概350萬都買不到，都買不到。

主訪者：剛剛講說他（胡金銓）回香港，是聯邦之後，台灣拍完，然後回香港是不是？

林福地：對，他來來回回，那時候他來來回回，香港、台灣來來回回。有一次我們兩個一起從香港要回台灣，一起回來，突然有兩個人送了一個東西要我們帶回台灣，然後一到台灣，飛機一降落，馬上好幾個人上來：「誰是胡金銓？誰是林福地？」然後我們（舉手），把我們的東西就拿走了。那是誰要吃的？蔣中正要吃的，老先生喜歡吃○○○還是什麼，就是他們江蘇的那些東西。

主訪者：這樣算走私嗎？這樣算走私嗎？

林福地：你能告他走私嗎？誰要抓他走私？誰敢抓？沒有人敢抓啦。

主訪者：那你跟胡金銓是怎麼認識的？

林福地：我進國聯的時候，李翰祥介紹的，李翰祥告訴胡金銓說：「來，你過來，今天晚上到家裡來吃飯。」然後約著我們到他家去吃飯，他說：「我介紹你一個朋友，一個台灣的土小孩，你想像不到的一個台灣土小孩。」結果我們就聊起天來，聊得很開心，談電影、談美術、談文學都可以，都可以談。後來我們就拜把，大家幾個人，胡金銓、宋存壽、王星磊、李翰祥我們幾個人，因為我們都經常在一起嘛，那時候國聯跟聯邦根本一起像兄弟一樣。所以最近胡金銓又要做什麼，又要訪問我？也是你們。

主訪者：對，紀錄片。

林福地：對，因為他們所知道的胡金銓，跟我所要講的胡金銓又不一樣了。

主訪者：那你要不要先講給我們聽？

林福地：不要，不要，講太多了。

主訪者：導演也拍過《劍中之王》（1969）這種武俠電影？

林福地：對，那回來台灣拍的。

主訪者：可是看起來你的片子裡面，武俠劇不多？

林福地：不多。我不喜歡拍武俠戲。

主訪者：但是那個時候，那麼流行功夫片，你不緊張？

林福地：我不想拍，我都不想拍。

主訪者：你不會緊張嗎？想說現在這種賣的最好，如果不拍這個，那要拍什麼？

林福地：所以後來我也接了幾部戲呀，就為了度日子呀。

主訪者：《大內高手》（1972）也是？

林福地：《大內高手》是，邵氏的，邵氏是因為後來我沒有辦法了，找不到題材拍了嘛，我說：「隨便啦，你們公司看看有什麼現成的劇本。」他們要武俠戲，我說好。到底拍得什麼樣，我都不知道，後來戲我都沒有看，爛得一塌糊塗。

主訪者：導演你沒有看過《大內高手》？

林福地：沒有，我都沒有看。

★開始拍攝電視劇★

主訪者：所以之後去電視台，是什麼樣的原因你去電視台拍戲？

林福地：中華電視台要開幕、要運作的時候，裡面的一個不曉得是戲劇組的主

任還是導播主任，我不知道。就原先《蚵女》的導演李嘉，打電話到邵氏給我，他說：「老弟呀，現在台灣又多了一家電視台，你回來幫我拍戲吧？」我嚇一跳，我說：「老哥拜託，你打的這支電話是邵氏公司的電話。」因為我住在邵氏公司的敦厚樓，兩房一廳、很大的宿舍，然後從邵氏的總機轉過來，你說我跟邵氏公司有合約，我怎麼回來跟你拍戲？不可能嘛。後來我離開了邵氏回到台灣來拍戲，被他抓到了。

主訪者：回來台灣拍戲是哪一部？

林福地：等於是拍電視的第一部戲，給你們猜，台語的。

主訪者：「錢來也」？（華視，1972，節目名稱為《俠士行》，錢來也為主角名）

林福地：對，「錢來也」（《俠客行》）。那個時候都沒有什麼 ENG（攝影機），沒有這些，都是用 16mm 拍的，16mm 是發條的，不是 ARRI，是。

主訪者：Bolex？是 Bolex 嗎？

林福地：對，Bolex。它只有 30 秒的，就是轉、轉，發條緊了只有 30 秒，所以每一個鏡頭不能超過 25 秒，因為你超過 25 秒以後，那個（馬達）就沒有勁，然後我自己抓著那個、自己拍。

主訪者：沒有攝影師嗎？

林福地：有啊，有攝影師，這個我自己當攝影師呀，因為我要怎麼拍就怎麼拍，反正它有三腳架，必須要三腳架的時候，我有小三腳架，那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東西，包括我自己有剪接，而且那個都是反轉現像（はんでんげんぞう，反轉片），所謂反轉現像就是反底片啦（反轉片）。（反轉片）就是什麼呢，它本身是底片嘛，對不對？沖下來以後就變成正片，就變成正片，這樣了解意思嗎？它不是底片可以再沖印，它不能再印了，它本身就變成.....你是底片拍沒有錯，但是你沖出來以後變成正片，就直接可以放映了。

主訪者：所以現在只有一個拷貝？

林福地：對，只有一個拷貝，所以拍完以後趕快就是進大機器先拷（拷貝）出來，然後再開始。沒有，我還是要先剪接，沖下來以後，先剪接，然後再拷（拷貝）。剪接我簡單，不能在那個.....不能剪接太厲害，怕會損掉底片，所以我只是先把鏡號通通把它連起來以後，然後再過帶，過帶以後再重新剪，重新剪，把它剪一剪。

主訪者：再細修？

林福地：不是洗。

主訪者：細修？

林福地：再細修，對。

主訪者：那個時候「錢來也」（《俠士行》）是古裝片嘛？

林福地：古裝片，古裝武俠。

主訪者：你不是不喜歡武俠嗎？

林福地：沒有辦法，然後都是在溪頭拍，所以一下「錢來也」（《俠士行》）紅得不得了。那我就.....因為什麼呢？那時候我正好拍完戲以後要回香港去，配音，剪接、配音，然後我要辦手續，那時候辦手續差不多要花一個月的時間，我自己要跑警察局，要跑，要跑管.....什麼兵役的，那個叫什麼我忘掉了。

主訪者：兵役科？

林福地：不是兵役科。

主訪者：警備總部？

林福地：它是屬於警備總部管的，就跑出境，還要跑出境處，反正要跑很多地方啦。後來他們找我去，李嘉找我去華視的時候，他們就問我，就跟我講，我說：「不行，我現在一定要自己去辦這些手續才能回香港。」香港等著排期、配音、剪接配音嘛。後來他們的副總就說：「你把要申請的資料通通給我，然後你去拍戲（《俠士行》）。一個月後你要去香港我就給你，你就回去。」

主訪者：所以那個（《俠士行》）有 40 集嗎？

林福地：40 集，我只拍到 8 集還 9 集，我只拍前面。那個時候的電視，你只要前 3 集能夠抓住觀眾，後面就一路去了，電視大部分都這樣，到目前為止還都是這樣，你只要前 3 集、前 5 集之內，你能把觀眾抓住了以後，後面都隨便你拍了，你拍什麼，觀眾就看什麼。

主訪者：後面都越來越難看。

林福地：對啊。所以很多的，就是第一集花大成本，比如說電視台給你的製作費是 80 萬，你一集 80 萬，對不對？你可能第一集你會花兩百萬、三百萬去拍，就是為了讓觀眾說：「這部戲很那個。」可是後面就像演舞台劇一樣、像廣播劇一樣，就你一句、我一句，就這樣子，有什麼.....。

主訪者：導演那時候拍 40 集，那個劇本是自己弄嗎？

林福地：對啊，但是我也有編劇呀，也有編劇到我家去，然後就分場，我陪著他分場，就一集分場，有時候一個晚上到天亮，可以分 3 集。第一場

什麼、第二場什麼，反正一集戲大概差不多 35 場到 40 場。

主訪者：那個時候電視拍法跟之前在拍電影？

林福地：完全一樣，我跟電影的情況一樣拍，我都是單機，我沒有棚內的三機，我全部都是單機，都是一部機器拍，跟電影完全拍法一樣，所以我拍出來的電視的品質絕對跟他們不一樣。

主訪者：所以導演你有經歷他們現場那一段時間嗎？他們有一陣子的電視節目是現場的？

林福地：Live，那個時候沒有，現場 Live，我沒有拍到，那個時候我還在電影。我進電視的時候，那時候拍了兩部戲，都是用 16mm 拍的，就是「錢來也」（《俠士行》），然後再來就是台視的「香格格」（台視，1975，節目名稱為《金玉緣》，香格格為女主角），那也是用 16mm 拍的，那時候都還沒有 ENG 機器。

主訪者：那導演你那個時候是全部拍完才上檔，還是你拍了前幾集就 on 檔了？

林福地：對，大部分都是拍了前幾集，就 on 檔了。

主訪者：所以後面會邊修改、邊拍？

林福地：對，像我拍《星星知我心》（台視，1983），我前面存檔，拍了大概 12 集還 13 集就開始 on 檔了。一 on 檔了以後就開始追了，追到 25、26 集差不多，就開始一天一集、一天一集，一天要拍差不多 400 個鏡頭。單機，我都是用單機拍，我不用三機的，我一定要拍差不多 350 到 400 個鏡頭。

主訪者：有沒有什麼訣竅一天拍這麼多鏡頭？

林福地：沒有什麼訣竅，我就是一個機器，但是我可以借機位，把演員這一塊，「好，你就從這裡……」我本來是兩個人這樣子，我拍這個，然後我要拍這個的時候，我就把這個反過來，我就到這邊，我把燈光的光線稍微挪一下就好了，就是我機器不動啊，讓演員動，這個竅門，這個是你們聽不到的，一般絕對做不到這個。我出外景可以一部機器擺著，我前面開始把確定地位（定場鏡頭）先拍完，也就是遠景，確定地位（定場鏡頭）拍完以後，再來就是我機器停著，我就不動了，演員轉來轉去。

主訪者：這要來得及交戲嗎？一天要拍 400 個鏡頭？

林福地：當然交戲呀。

主訪者：來得及嗎？

林福地：不行就打巴，就巴啊（指被打）。

主訪者：那導演你一天要拍這麼多，演員會完全背好他的台詞嗎？

林福地：我都是臨時寫的。

主訪者：當天拿到？

林福地：現場拿到的，不是當天。

★談國外拍攝經驗★

主訪者：那時候在拍《星星知我心》的時候，是怎麼想說要拍這個片子？

林福地：這個題材，因為當時我在台視，因為我台視那時候，去巴黎拍《巴黎機場》（1982）的時候，是上面命令下來，然後我去拍《巴黎機場》，去拍那個故事，然後把他們帶回來，然後好的不得了，整個風評，因為我拍了很多外景，我拍外景是專門的。拍外景還很苦，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沒有邦交，通通要偷偷拍，然後每到什麼地方拍，警察就會來，巴黎的警察還好，還比較溫和一點，問我們有沒有申請書，我們沒有辦法有申請書，因為我們沒有邦交，不能拍，只有偷偷地拍。所以都是兩部車子，帶著演員出去，僑生，我們駐法代表就找一個僑生，然後帶著我們一路走，我看好，就（說）：「好，我們就在這裡拍。」拍哪一場，演員哪一場，我就臨時，我帶著編劇去，我說這一場要拍什麼。編劇吳桓，吳桓後來也當了導演，當了星辰.....很有名的那首歌〈昨夜星辰〉，吳桓拍的，《昨夜星辰》（中視，1984），吳桓他也是藝專的吧，藝專的第一期還是第二期。

主訪者：是劉引商同學？

林福地：是嗎？

主訪者：還是劉引商的學長？

林福地：應該是劉引商的學長。劉引商他不是編導的，他是跟王滿嬌，跟嬌嬌（王滿嬌）他們的，所以他們不一樣的，他們是表演科的，他們那一批是初中完以後去考的。編導的是高中以後去考的，真正的院校，所以不一樣。像以前的丁善璽啊，他們都是藝專那時候的前幾期了。

主訪者：那時候巴黎那邊，巴黎拍了幾天，你們要到巴黎之外的地方嗎？

林福地：對啊，就是巴黎附近，但是不敢去太遠啦，本來要去義大利也不敢去，因為從那裡坐火車，義大利很近就過去了，結果我們有一些演員，就今天拍不到他們，他們幾個人就跑去坐火車就到義大利去了，很近，幾個小時。

主訪者：這樣劇組幾個人？

林福地：十幾個人吧？十幾個人去了兩個禮拜。

主訪者：小劇組，人沒有很多？

林福地：人沒有很多，像攝影師就一個，也沒有助理。然後一個工程師，工程師就當助理，機器有問題，工程師馬上修，因為那時候只有一部 ENG，ENG 機器跑遍。碰到下雪，外景下雪，天很冷，差不多五、六度，七、八度，機器不動了，然後就趕快找一家咖啡廳進去，喝杯咖啡，溫暖一下，然後再出去拍，很可憐，這些你們一般都聽不到的。電影，ARRI 也會呀，我去韓國拍外景的時候，那時候國泰的片子，去韓國拍外景的時候，拍了兩個多月，都是零下十幾度、二十幾度，我還到束草去，就是超過 38 度線，然後被雪給轟得，轟了三天，雪都已經超過門檻了，門根本打不開，一打開又都是雪。

主訪者：超過 38 度線是到北韓去嗎？

林福地：還是南韓，是南韓的另外一個.....如果以 38 度線，超過北韓了，就是已經到北韓了，所以比較冷，都是零下二十幾度，十幾度、二十幾度。那個很苦，穿三雙襪子都還是冷，從腳底下冷上來。

主訪者：那是哪一部片？導演記得嗎？

林福地：第一次去，那是 1970 年，那時候韓國還非常落後，落後得一塌糊塗，叫《雪路血路》（1970），前面的雪是下雪的雪，後面的血是人體的血。就是中日戰爭逃難，就一部卡車，然後逃難，經過多少苦難。

主訪者：那時候是國語片嗎？

林福地：國語片。

主訪者：國聯的。

林福地：國泰的，那時候國聯已經垮了，張小燕，女主角是張小燕。

主訪者：是張小燕童星之後？

林福地：對。

主訪者：她再復出？

林福地：對，她 20 歲，父親就介紹給我，拜託我，我就帶著她去韓國拍戲，再去香港。之後香港回來以後，她就在台視演戲，台視劇場，然後就主持節目。

★電視劇《星星知我心》★

主訪者：導演要不要講一講我們剛剛問到的，當初怎麼想要拍《星星知我心》？

林福地：那個時候是，我都在台視嘛，然後華視，只要我要拍戲，我要拍八點檔，我要拍什麼戲，中視跟華視就已經在緊張害怕了，然後想盡辦法看用什麼樣的戲，要打我，等於打仗一樣，怎麼樣打我。後來像《星星知我心》，我收視率到 50 幾、60 幾，他們才單字，到六、還是七

而已，兩台。所以那時候我要拍.....我那時候前面我是拍「阿郎」系列（《不要說再見》、《又見阿郎》，台視，1982），「阿郎」一下子有把他哇.....「阿郎」系列收視率也是到 60 幾，紅呀，紅得不得了，你們可以在網路上找到，那個不要說在.....，你們可以看一下，他的氣勢呀，那個什麼，都滿好的。我要拍一部張老師，一部老師的故事，後來人家就告訴我，我劇本已經在寫了，已經寫了一個多禮拜了，跑到新店鳳凰山莊裡，帶著編劇去那邊寫，結果一聽到以後，就算了、不要了，不拍了，不拍了就又回來。

主訪者：一聽到什麼以後就不拍了？

林福地：聽到說張小燕也要做那個戲，我說：「我不要跟你打對台，算了。」我就另外換。換了以後，我不知道要拍什麼，想了半天，那時候總經理就問我說：「那你要拍什麼東西？」我說讓我考慮一下，就想了拍《星星知我心》。《星星知我心》，當時因為我拍「阿郎」的時候，已經開始社會.....我會拍「阿郎」就是因為李師科搶案，我拍「阿郎」，所以後來「阿郎」系列，不要說《再見阿郎》（應為《又見阿郎》）、《天地良心》（台視，1982）幾部戲一直連下來，所以那時候一年拍四檔戲，幾乎都沒有上床睡覺的時間。除了拍，還是在弄劇本，雖然有編劇，但是我還是要盯著他，一場、一場跟他分場，分好了讓他寫對白、寫戲，那時候都是這樣子的。所以後來，我就想了，就是好吧，我就拍《星星知我心》，當時我不叫《星星知我心》，因為那時候社會開始在墮落的時候，我心想最重要就是孝順的孝，以孝為本，我就以「孝」作為片名，然後拍那個故事。那個故事的來由，是當時我在香港，我經常、有時候我會買很多那種街邊、擺攤子的小漫畫書，我會看，漫畫書我會去買來看，很好玩，然後他們街頭流浪的小孩子，然後老大姐，比較大一點照顧小的，然後香港政府抓童工，他們就跑，然後這個大女孩就怎麼樣去照顧這些小孩子。我就把那個故事挪過來，那個大女孩就是媽媽，然後媽媽最後就是讓她得癌症死掉，要死，然後孩子必須要找家庭比較好的，能夠讓這些小朋友，將來他媽媽死掉了以後，會流落街頭，然後甚至就是變成社會的黑暗面，危害到社會，所以這個媽媽很偉大，想辦法去找一個家庭、一個家庭，比較好的，可以讓每一個孩子可以很正常地成長，那個故事就是這樣，很簡單。

主訪者：那時候在拍的時候，公司台視很快就讓你過了嗎？還是說有討論？

林福地：不讓我過呀，（台視）不要我拍，他說：「你也沒有女主角，也沒有

什麼重要角色，什麼都沒有，也沒有男歡女愛，什麼都沒有。」那我硬是要拍，後來總經理就說：「好啦，讓他去拍。」我就去拍。然後我又找不到媽媽的角色，媽媽用了一個名不經傳的，當時一個歌星吳靜嫻，對嘛，公司也沒有人知道，只知道她是台視公司的基本歌星而已。然後我硬要拍呀，那時候總經理就說：「好吧，讓他拍啦。」反正就是也沒有預算呀，也沒有什麼，就是出去拍，我把劇本準備然後就去拍，公司就派了一個人，專門就是我們出去拍就付錢，就這樣去把它拍了。然後拍完以後就.....我先把第一集先趕出來讓他們看，因為他們都，大老闆不敢講話，從二老闆、從業務部經理、從節目部都反對，沒有卡司、沒有故事，故事他們又不懂、又不知道，我第一集的劇本，我寫了.....我把這故事給編劇寫了三次，就沒有寫通過，後來我乾脆我自己寫，寫了三集以後，我就丟給他：「你就按照這個線路走好了。」就這樣子，然後就出去拍了。拍了我趕快把第一集通通剪好，然後音樂也找了一個，自己花錢，然後弄點音樂出來，然後就讓唱片公司把那個誰，唱那一首的（哼旋律）.....那個叫什麼的歌星，那個女的，後來很紅，她那個時候才高中二年級。

主訪者：蔡幸娟？

林福地：蔡幸娟，對。那時候她才高中二年級，根本聲音都還很幼齒幼齒，讓她重新唱了好幾次。然後我第一集弄了都ok了，公司試片，試片不敢正式看，不要讓全體的公司，因為那時候台視如果試片的話，所有每一個單位的電視都會看到的。我那時候沒有，只有上12樓新聞部，只有幾個大頭，總經理、副總經理，然後節目部經理、業務部經理，然後看。看不到一半，大家都已經哭得稀里嘩啦了，我心想在哭什麼？第一集看完哭得稀里嘩啦，最後我說：「可以嗎？」「好、好，繼續拍、繼續拍。」《星星知我心》就這樣出來。吳靜嫻，當時我找不到這個苦旦，這個叫苦旦嘛。當時台視有兩個小旦，一個是華真真，一個是陳莎莉，陳莎莉屬於花旦，華真真屬於苦旦，結果華真真說：「不行，我要結婚了。」她要嫁到台中去，她說這個機會她一定把握住，「要不然我不能為了演這部戲，為了賺這一點錢影響我的前途。」她一生的什麼，因為還是結婚比較重要嘛，人生的這個.....後來就算了。然後就找不到嘛，後來我也找了歸亞蕾，歸亞蕾嫌戲太少，那個時候媽媽只有7、8集，到了第8集的一半媽媽就死掉了，原先是這樣子，後來我就是一邊拍、一邊改。然後她（歸亞蕾）不要，我就沒有辦法，我就叫我的助理說：「你把台視的所有女歌星名字，一個一個

唸給我聽。」我就這樣靠著，他唸唸唸，唸到吳靜嫻，我說：「你等一下，我考慮一下。」我根本不認識吳靜嫻，但是我看過吳靜嫻，為什麼呢？我還在香港的時候，有一次吃飯，在一個漢宮夜總會，人家請吃飯去，吳靜嫻在台上唱歌，我看過一次。然後，回到台灣來以後，我在金華街那邊，金華女中，金華街那邊，回來租了一個房子住在那邊，早上碰到、曾經在路上碰到她（吳靜嫻）買菜，回來之後，就碰過兩次。我說：「好，把這個人找來。」也是她的運氣啦，她（吳靜嫻）剛好從新加坡、馬來西亞唱歌回來，第二天我找她，就這麼巧。然後她還不肯演，我們助理跟她講了五、六分鐘，我火大了，我說：「來來來，我來。」我跟她講，然後講了，我就騙她，我說：「乾脆我先請妳喝咖啡好了。我們到三普喝咖啡。」三普就是現在的，忠孝東路的，旺旺那個，神旺（大飯店），現在的神旺，他以前叫三普。在那裡喝咖啡，然後我就跟她講：「這個只有 7 集半，就等於 8 集，妳就當作說這個好玩，說不定妳演了這個戲，是妳人生的另外一個轉捩點，也是妳另外一個經驗也不一定。」她被我說動了以後就.....然後開始拍，出去拍外景的時候，我就一邊改劇本，一邊就.....先把外景先清掉，從 8 集到 31 集才死。

主訪者：邊拍邊改？

林福地：對，我就一路改，一路改她的戲，一路加她的戲。

主訪者：是因為觀眾很喜歡她嗎？

林福地：這個一開始上的時候，第一集上的時候，哇，那個電視台電話都打爆說：「這個媽媽不能讓她死啦。這個醫院醫師、護士，把 X 光片給弄反掉了，那是別人的，不是她媽媽的，不可以讓她死。」很煩啦。當初《阿郎》也是，（電話）都打爆啦。後來就 31 集，結果最好玩的是什麼呢？後來入圍金鐘獎，三個女主角，有誰，吳靜嫻、歸亞蕾、陳莎莉，結果是吳靜嫻得。歸亞蕾一定.....，應該是她的，怎麼變成別人的。其實她（吳靜嫻）是很平實啦，我也沒讓她.....你就把她當作是妳生活，我沒有讓她特別什麼。但是她很感性，她最大的好處就是她.....因為她唱歌比較抒情的那種，所以她國語很好，很有磁性，媽媽的那種溫柔、那種和藹，她唯一的.....但是她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這五個小孩子演給她，這五個小孩子給她很大的幫助。所以大概金鐘獎到現在為止，沒有人說她的最佳影后是全票的，她是全票通過，通常都是只差一票、兩票，通常都這樣，可是她是全票通過。

主訪者：所以那個小孩子有幫到她？

林福地：對，五個小孩子，大家都喜歡。你說哪一個？秀秀，老大，石安妮，對不對。冬冬（方向中），後來冬冬也很紅。然後彎彎（胡家瑋），彎彎前面我給她拍過很多，有一些閩南語的。然後珮珮（蘇慧倫），新人，還沒有上幼稚園，根本看不懂字，對白都是她媽媽趕快在旁邊唸給她聽，然後一句、一句學。就這麼拍出來，然後沒有男、女主角。

主訪者：導演，這些童星當時你怎麼找的？

林福地：應徵的呀，一開始應徵，應徵了很多，像珮珮那個角色，本來也是已經定了，後來就是一個廠商，透過.....就是廣告，廠商業務部那邊來拜託說，可不可以幫忙廠商老闆的女兒讓她上，結果走紅啦，珮珮兩個門牙沒有，她說她要去補，我說：「不要，就這樣。」多好，很可愛，珮珮的戲很可愛。結果這五個孩子潛力最好是誰？珮珮，她現在美國律師牌照。

主訪者：蘇慧倫嗎？

林福地：對。

主訪者：那小彬彬（溫兆宇）也是應徵來的嗎？

林福地：小彬彬應徵來的，小彬彬的父親是.....（小彬彬是）完全應徵來的，小彬彬的父親是新竹的客家人，一個鄉下，然後他們結婚以後有了小彬彬，然後就帶著小彬彬上台北來，那時候小彬彬才兩歲多，還在桌上爬。然後兩個夫妻帶著小孩到台北來打拼，然後在永和還是中和，推著那個豆漿攤子，賣豆漿，然後三餐就是吃他的豆漿、燒餅，吃他油條。後來來應徵，給我選上了，就來拍，甚至把他的父親也拉來當工作人員，給他多一份錢給他們。一下紅得半邊天，然後（小彬彬）又被朱延平拉去拍電影，也是紅遍大陸。然後這部戲，在大陸紅得一塌糊塗，第一部戲在大陸演的就是這部戲，為什麼呢？因為馬來西亞的中文台要開播，本來沒有中文台，都是他們馬來西亞，就是英語台、馬來西亞語。他們華人就創辦一個華人電視台，本來他們開播的第一部戲，他們找了香港的不曉得什麼武俠戲，我忘了，我記不得了。然後呢，因為台灣這邊我們拍完的片子，上映了以後，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會有錄影帶，出租店那時候都會有錄影帶出租店，他們買了台灣片子，然後去他們出租店，結果他們老闆就在出租店租到了（《星星知我心》），他們那些老闆娘看過，因為口耳相傳，尤其是女性看到嚎啕大哭，最後女人就把她們男人找來：「你們演這個，不要演那個。」然後他們那些電視台的大老闆，剛創辦嘛，第一部戲，他們很慎重，就租來看，看了大家每個人哭得一塌糊塗：「好，就這一部。」

然後就紅得一塌糊塗。這個鄧麗君一天三千，這個吳靜嫻一天四千，美金喔，那個時候喔。而且她的秀，那時候後來又帶著五個小孩子，所有的夜總會都是滿的，還站票呢，還從外地來的，都站票，就這樣子。後來為什麼會，因為太紅了，那部戲太紅了，結果被在中國大陸的統戰部隊的人看到了那個戲，然後就從馬來西亞把這個片子盜過去了。所以大陸演的《星星知我心》是盜版的，因為.....為什麼他們要盜版回去？他們說：「你看，台灣人多辛苦，有辦法生孩子，沒辦法養孩子，所以才要一個、一個分給別人。」最後他們上層找我去，要頒獎給我，真的，他們要頒獎給我，因為我都接到很多大陸的小孩子也好，大概差不多小學生或者是中學生，逃家、叛逆，跟家庭不和，因為那時候就是有這種不愛爸爸、媽媽。然後父母親講話怕被小孩子聽到去密告就慘了，所以小孩跟什麼會有代溝嘛，小孩就跑，最後看了那個戲以後，小孩都回去了，很多（家長）都寫信告訴我，他們很謝謝我，說孩子回來了。甚至那些比較叛逆的孩子說感謝我，他們終於了解到父母親。

★《舊情綿綿》電影（1962）與電視劇（1980）★

主訪者：那導演後來怎麼又去光啟社呢？（《舊情綿綿》電視劇由光啟社製作）

林福地：光啟社是還在之前，這是我還沒有拍台視的八點檔之前。那時候是他們光啟社、丁（松筠）神父跟鮑（立德）神父，他們兩個，因為他們要、他們說光啟社想拍一部好戲，然後他們找到台視的一個企劃，一個姓錢的，也是我的好朋友，以前也是、我那個時候同時在邵氏當宣傳經理的，叫錢愛其，他現在不曉得還在不在？我不知道。他（神父）就透過錢愛其，就是台視的企劃，然後找到我，光啟社就想去台視去找，然後他（錢愛其）說：「如果你們真的要拍好戲，你們就找這個人。」然後他們就找我，我就不拍。就約了，喝了好幾次咖啡，最後丁神父出面，然後大家談得很愉快，後來又去光啟社跟鮑神父聊，鮑神父也很風趣，我說：「好啦，我跟你們拍啦，但是我替你們拍，你們一定會虧死啦，一定會虧本虧死了。」因為我是用單機，用電影的方式拍，他們那時候台語的、那個半個小時的，他們一集才多少？17萬還是18萬，很低呀，我說：「你們一定虧死了。」拍外景去了。後來，本來男主角是龍劭華的，因為龍劭華前面是我把他栽培出，一個等於是傻傻、很忠厚的人，把他弄成那樣，弄出來。然後我那個戲，後來馬如風了，他（龍劭華）不能來，因為我前面給他拍了一部台語

的，叫《慈母心》（台視，1979），收視率好地不得了，等於是把龍劭華一下就抬起來，然後公司就希望他進八點檔，那時候我還沒有拍台視的八點檔，台視的八點檔都被別台給吃得死死的，就是希望靠這部戲。結果他（龍劭華）不能來，他就去拍八點檔去了，我沒有辦法，我就另外找，正好就馬如風，所以被馬如風撿到了。馬如風本來是像秦漢，很帥、小白臉，然後留著長頭髮，馬如風原本是這樣的，又高、又帥的，像秦漢嘛。然後，給台視的經理看說：「他不像啊。」我說：「像啦，可以啦。」「不像啦。」不像我裡面寫的故事，就說：「像啦、像啦，就他了、就他了。」然後就把他（馬如風）帶著去，去布袋，去東石那邊拍了，拍鹽田，然後我把他的頭髮全部剃光，剃成五分頭，像阿郎一樣，阿郎我也是把他剪成五分頭，在監獄裡面，一下就紅得一塌糊塗，我也是如法炮製就把他（馬如風）剃光，當鄉下的老實人、直直（直接）、憨厚憨厚、呆呆的，就這樣子，讓他曬太陽，幫著攝影組推著推車，然後推了大概差不多七、八天，曬得已經烏漆墨黑了，好，就開始拍，然後他一炮就金鐘獎最佳新人獎。

主訪者：《草地狀元》（華視，1991-1992）？

林福地：不是，閩南語的啦，《草地狀元》是國語的，八點檔的。洪一峰唱的一首歌。

主訪者：《舊情綿綿》。

林福地：對，《舊情綿綿》（台視，1980）。那時候台語片，可以入圍金鐘獎已經太難得了，根本不可能，從來沒有過，男、女主角都入圍，男主角入圍配角，女主角入圍最佳女主角。

主訪者：女主角是誰？

林福地：林美照，當初她會得的，因為它（《舊情綿綿》）是閩南語，他有語言歧視，因為那時候都是國語年代，硬是被這樣子，然後最後誰得了呢？蕭芳芳，也是台視的戲，從香港把蕭芳芳帶來，其實那個戲，林美照把蕭芳芳幹掉，因為林美照聲音不是很嗲嗎？我第一集 ending 就是日本的.....那個美國的飛機一炸，她就「哇」一叫變成啞巴，我不要你的那個聲音，這個很絕吧，然後手語，請了手語老師當場就教，她（林美照）很有感覺，她看著手語這樣，她就這樣（比畫），眼淚就掉下來。結果她只入圍沒有得獎，她要是國語的話，她就得獎了，因為是閩南語。

主訪者：導演你可以稍微說一下《舊情綿綿》（此指電影，導演為邵羅輝，1962）時，你參與的程度？

林福地：我先是寫劇本，寫劇本完了以後，我就跟老闆去看外景啦。看外景，導演沒有去，我跟老闆去看外景，因為劇本寫出來以後，老闆知道我程度還不錯嘛，我就陪著他到台中、到高雄啊、嘉義啊，然後阿里山沒有上去看啦，阿里山就直接上去拍了。那就是看劇情的需要也到高雄去，高雄借高雄鼓山戲院的老闆的家，那時候比較台灣式的，那個老闆的家拍戲，都這樣子，那個時候都是實景啦，沒有搭佈景。

主訪者：所以《舊情綿綿》裡面，董事長的家是鼓山戲院老闆的家嗎？

林福地：好像是，我記不得了。它《舊情綿綿》那個劇情我現在都忘掉了，完全不記得，完全不記得。我只知道就是當時的男主角跟女主角，在中和，不是，在嘉義中埔的橘子園、柳丁園那邊拍的，拍完之後才去阿里山，故事我都不記得了啦。

主訪者：故事是？

林福地：廣播電台的廣播劇，我把它濃縮的，那整疊，我只看那個都看到快失神。

主訪者：所以劇本是你寫的？

林福地：對啊，我把它濃縮起來，你叫他們寫，他們也不會寫啊。

主訪者：廣播劇的劇本啊跟電影的劇本？

林福地：不一樣，廣播劇全部都是用話，用話講故事。然後裡面有幾個演員，就是找幾個演員在那裡鬥嘴啊，在那裡對演。

主訪者：導演，那個故事就是說，音樂老師洪一峰去南部教書，遇到女主角白蓉，兩個人相愛，但是白蓉的爸爸要把她嫁給總經理，就要把他們拆散，還警告洪一峰不能接近她，洪一峰只好跑去阿里山，白蓉就跑去阿里山找他，兩個人就生了一個小孩就是戴佩珊。

林福地：哦，忘掉了。

主訪者：差不多是這樣啦。

林福地：戴佩珊那時候還小，才5、6歲，跟阿年差不多吧，跟許秀年差不多。所以他們後來.....他們前面有拍《流浪三兄妹》(1962)，《流浪三兄妹》拍完以後，那時候我有幫他們一點，所以才會再找我去幫他們弄《舊情綿綿》。

主訪者：那永新怎麼沒有找你拍戲？

林福地：那個時候我已經很忙了，我自己在當導演以後，我就沒有時間在拍永新的戲。在我沒有當導演之前，我也寫過幾個劇本，也替台聯寫過什麼，我都忘掉了，《二度梅》(1962)，歌仔戲的，那個就有我的名字，就有我編劇的名字，那個女的導演，歌仔戲的。

主訪者：陳文敏？

林福地：好像是，好像是，胖胖的這樣，上、下兩集。

主訪者：所以《舊情綿綿》雖然你是掛副導演，但是你實際有幫他拍過嗎？

林福地：實際都是我操作。有時候就是，我每一場戲這裡，我就跟導演講。有時候我實在累得沒有辦法，我跑去外面偷睡，晚上跑去。然後導演再找不到人，就罵人啊。那時候很累啊，因為我要找景又要整個劇本告訴他，這個景要拍幾場戲、這一場有幾個演員，什麼故事從頭到尾，誰從哪裡進來，然後跟誰講話，或是兩個人發生衝突，最後誰走掉啦，這是一場戲。然後，走掉了以後，又要接外景或是接哪裡，再接。然後，再看其它的什麼，反正這個景在這個劇本裡面一共有幾場戲，通通要跳拍把它拍掉。

★談演員楊貴媚★

主訪者：那時候閩南語沒有八點檔嗎？

林福地：沒有，只有六點半的，半個小時。

主訪者：你第一部閩南語的八點檔是《星星知我心》嗎？

林福地：不是，也是台視的，台視的一個《江山萬里情》（1981），抗日的，《江山萬里情》後來我就不拍了。那時候，因為我拍了《舊情綿綿》以後，他（光啟社）不是很虧錢嗎？虧了很多嘛，然後台視經理就把我找去，李聖文就把我找去，然後說：「好啦，你簽六部，一年六部好了，給你六檔戲。」然後光啟社做六檔戲，所以我在光啟社一路做了閩南語的六檔戲，讓光啟社賺回來。那時候包括什麼呢？剛剛.....我把誰拉出來的，楊貴媚，演個女俠，《小巡按》（台視，1981），演個女俠然後保護小巡按到處去行俠仗義、去地方打抱不平，楊貴媚那時候，那時候我為了栽培楊貴媚讓她演女俠、讓她演護士、演老師各種，她很棒。其實楊貴媚不漂亮呀，她是因為紅了，人紅了就漂亮，一開始實際講，她就是隔壁的小女孩，很純純的一個、老實老實的女孩，就是這樣，可是一上來以後就很好。楊貴媚很棒、很不錯，她很認真，她後來接了王童的戲以後，她會打電話，晚上跟我講電話講了兩、三個小時，她說：「我這個戲怎麼樣，我應該怎麼樣怎麼樣。」她會跟我討論，好演員，沒有演員跟我這樣討論。

★拍片時的小確幸★

主訪者：最後一個問題，我很想要問你，你縱橫天下這麼久，你拍戲會不會很

討厭吃便當？

林福地：沒辦法，我從民國四十幾年吃到現在。

主訪者：但是我有聽說台語片時期的便當很好吃。

林福地：我們那時候，我在吃飯都不會苛刻人家，吃飯大，都不會苛刻人家，人家有的都那個。像我那時候去台南，我在拍台語片的時候，我現在在拍，下支片已經有兩部了，還沒去拍，我就說下支片我想要去台南，就故事就寫在台北和台南，就去台南玩。去台南，住台南青年旅舍、住台南飯店，然後跟蔡揚名去赤崁樓買蟋蟀仔，黑龍仔，黑龍仔你們聽得懂？互咬，去那邊買來互咬，然後在鬥，這樣咬。

主訪者：很快活齣？

林福地：沒有，就是碰到換景或者是景還沒有弄好，或者是休息的時間，或者白天拍完，剩下黃昏，我們住在剛好赤崁樓的旁邊，然後去赤崁樓那邊廣場，晚上都有人在抓蟋蟀仔在賣啊。蟋蟀仔你們聽得懂嗎？蟋蟀仔不是蟋蟀。蟋蟀仔現在大陸正在流行，大陸現在一隻都好幾萬塊。

主訪者：蚰蚰？

林福地：他那個有赤牛仔、也有黑龍的，就是翅膀全部是黑的，黑金的很漂亮，頭很大一顆，獅子頭、鐵竹尾，鬥蟋蟀。

主訪者：聽起來拍台語片的時候，好像很多那種趣味的事情？

林福地：不要問這個啦，那個沒辦法記的起來啦。像說拍到最後一天，拍到要天亮了，拍到天亮，只好收工，這部戲殺青，之後去陽明山，我們北投坐車就去陽明山的游泳池，大家游泳，因為大家都流得滿身大汗，去那邊游泳。游沒半小時，我們大家好像蚯蚓一樣，都倒在草皮上面，睡得一像是一隻牛呢。

主訪者：女明星沒有跟你們去吧？

林福地：演員沒有，就我們工作人員。都不記得了啦，一些都不記得了啦，就是剛才我講的鬥蟋蟀啊。其它，像說我去台南安南那邊拍，我們在拍矮子財，一個臭屁的就說：「矮子財 NG 了好幾次。」矮子財 NG 三、四次的樣子，旁邊就有一個臭屁的說：「很遲鈍，我來。」我說：「你來。」那個站在鏡頭前，我一給他喊下去，他說：「啊？要幹嘛？」他就都不知道。

主訪者：他是路人還是？

林福地：對啊，圍看的人啊。他說：「怎麼那麼遲鈍，你矮子財，你那麼紅啊，怎麼遲鈍成這樣。」就碰到這種情形。像那時候，蔡揚名當紅的時候，那時候拍《金色夜叉》（1964），紅地一蹋糊塗，我們去台南拍戲，

很多影迷啊，知道我們在那邊拍戲，他（影迷）都會燉雞湯什麼的給他（蔡揚名）吃啊。

主訪者：他都有收嗎？

林福地：那個我不知道啦。反正我們去哪裡拍戲，他們就跟到哪裡去，就看著我們拍啊。

（訪談結束）